

陳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楚鄂崔應階吉升氏纂修

藝文三

記

重修畫卦臺記

州牧 方于光

上古事多荒遠無可考信故書自唐虞史始黃帝誠慎之也他如四紀所載循蜚疏佗之君爲皇爲義爲炎爲媯靡不神奇靈聖尚論者以或然或不然置之而陳之人所爲尊且信者於太昊伏羲氏獨千百世不衰仰其遺容傳其古蹟若可咫尺遇之蓋都邑於斯陵墓於斯其陵前之

白龜池池上之畫卦臺章章在人耳目非如記載流傳之
無據也然而後之君子疑之或曰陵墓非古也棺槨制自
黃帝去太昊氏遠甚無棺槨卽無陵或曰都于陳而葬於
山陽非一地與此所傳特異或曰龜書出洛疑非蔡水蔡
之側安得有龜池或曰八卦本於河圖今舍圖取書而曰
得龜因以畫卦事尤不類余竊以爲不然夫古者文字未
立故事不盡傳獨所畫卦象首列天地間長爲羣經之宗
後世之文若經史子集踵事滋煩誰不範圍於一畫六書
之內而爲枝葉之有本川瀆之有源其可疑焉否耶謂畫
卦非羲皇不可謂羲皇非都陳不可卽謂陳非畫卦之地

不可陳之人因其地而壇之因其壇而臺之無一非可考
可信者也且天下之人有不信夫易之爲經者乎易傳有
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是棺槨未興未嘗無葬且聖人作
易幽贊生著今著生義陵干祀不絕是神靈所棲爲不誣
也至其推論畫卦之始更詳且備如所云觀鳥獸之文者
豈真有點畫可求如後世所傳圖像哉猶之聽鳥鳴而知
律觀木落而知舟常人視之爲旋毛爲枯甲聖人視之爲
圖爲書爲卦象所自出也陳之人尊且信之奉爲萬世文
字祖固宗經重道者所必取已間嘗考之他籍如一統志
則稱爲撰著壇如路史註則稱爲八卦壇前代名賢若李

邕若張齊賢皆有碑記之惜乎其不傳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興廢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於正統州守張志道主之再修於嘉靖州守唐方及李應霑主之再修於萬歷州守洪蒸及汝升主之今且廢爲榛莽唯八角一亭尚在今因而增築建爲三堂繚以周垣以附於諸君子之後俾陳之人得永慰其尊且信之心而以告天下之人尊之信之者皆當無異乎陳之人也

重修讀書臺記

前人

讀書臺者宋蘇子子由教授陳州之所築也州環水而城之外皆渟瀦如湖而西北別有柳湖與諸水相回互

湍淼爲巨觀湖中高邱孤立蘇子築室其上呼之爲子由亭蘇湖亭者皆後人追慕蘇子而稱之若築室之初則所題爲讀書臺者近是余嘗考其故蹟柳湖舊名旱湖自蘇子之來春水忽生長爲巨浸今臺之四垂環俯清流烟霞日月態狀萬千與蘇子之澤俱永足爲千古美談而蘇子之意不盡乎此也湖之旁故多柳湖以內多植荷花如所稱長堤萬樹浮香十里者可以娛目可以賞心而蘇子之意不盡乎此也蘇子旣從張公安道游復得李簡夫爲友同時游覽之侶皆名臣皆端士世共目爲君子足相引重而蘇子之意又不盡乎此也聞諸蘇子之言曰朝廷方以

徭役責成郡邑余獨以詩書諷議其間唯兢兢然以脫於
簡書爲幸然則蘇子之居是臺也其意誠深遠矣夫蘇子
以執政之怒出爲推官及其受張公之辟俯視學博而甘
之天下之人安得以一官寵辱之哉其爲學博也低頭經
史不與世事且旁求乎道家養生之說跡其所爲似有得
於若虛若谷之學者然則蘇子之居是臺也善讀書者又
莫如蘇子矣嗚呼當蘇子之世豈無以讀書自命且以不
讀書誦天下者然讀春秋則斥其腐讀周官則誤用其法
讀詩書則爲新說以惑世法律滋繁奔走天下善讀者不
如是也而蘇子且閉門却掃蕭然弦誦之餘控廉逃名近

於有道昔子瞻貽詩戒弟有勿爲刑名碌碌同生之語不可於斯臺得其遺意與余於簿書之暇時過柳湖目擊頽廢因重構之而識其歲月焉使後之登斯臺者論蘇子之世穆然想見蘇子之人不但以流連遺勝爲佳事也斯臺真足以不朽已

子由亭記

陳治舊有蓮花池宋蘇轍嘗讀書其處名曰蘇湖子由亭環亭皆水也荷花盛開香襲數里騷客達尊臨流覽勝時吟咏焉自寇火灰燼堂榭傾圯郡守高公偕郡人李世培衛守備劉天福捐金重建仍存斷碣遺詩於其上後郡守

李公復元題其扁曰宛在亭順治十六年大水亭柱復就頽圯郡守王公諱士麟贊郡陳公諱可久復爲修葺臺周匝砌小墻一圍王公題扁于亭曰水中天

勞治軒記

兵憲
蔡含靈

勞治軒者勞治主人自名其所居淮陽署齋也主人居淮陽二載耳不停于聽目不停于視手與口不停于問且書主人可謂勞矣而所部卒不治雖不治矣而主人終不憚辭其勞故以名其軒曰勞治示志也客見而訝之曰迂哉子矣夫夫治之道無事爲福子不聞汲長孺之守茲野乎

清靜持大體吏習而民安之郡以治稱今州治之廳事

猶以臥治名斯其遺事盛規也子乃役役焉僕僕焉日不暇給無乃苛于事情而所見之不廣耶主人曰有是也雖然談何容易哉夫長孺社稷臣漢廷自霍子孟以下弗及也是謂以人人宜臥臥能治也漢之文景之業茂矣武帝去文景未遠民氣和樂禁網疎濶是謂以時時宜臥臥且治也夫某之愚不肖子所知也今民方殆矣困于財疲于役流離于水旱夫人與時俱遠不逮於古而乃欲尚元理托遠雅居今日之時而襲古人之事吾恐咎過之叢集也尚何望治之與有客日子之言勞也似也顧吾猶疑之夫耕將以望穫也賈將以望售也卽如子所言固將以望治

也乃吾聞之碭宋之間寇盜時警許穎有未均之田睢虞有懸納之賦荒田彌望逃亡相繼其將謂之治與其將不謂之治與若猶不謂之治也而子之日執其勞也何居而且以爲勞治也又何居吾甚不能爲子解也主人曰此庸足解也夫所謂治者有辨也彼臥治而以治言臥而能治也此勞治而以治言勞而思治也且子亦聞病者之須醫乎病淺則醫之易而爲效速病劇則醫之難而取效遲今此之民病而久痼之民也臟腑否隔百節俱痿所存者一息耳幸而外診不加則猶可苟延旦夕之命否則須臾立斃矣爲之醫者勢必日日診視在在調護既防其外又養

其內今日疏一經焉未起也明日通一節焉未起也遲之
又久外故日遠內氣漸榮然後可以望其生蘇也夫豈皮
膚之傷而倉猝可收之效也夫病者困于積而感之者又
雜至焉吾幾爲之防之又幾爲之調之日計不足繼之累
歲如是卽何能不勞勞又何能卽治也夫事有所不可勢
有所不能古與今有所不相能此在大賢有難齊之而况
以某之么膺顧敢冀非時之利而希捷獵之獲哉

陳侯孫公創立義學義田記

署州篆 吳景煒

甲寅秋陳刺史三韓孫公諱芳以卓異遷江南太守急之
任余代庖來陳見其庶政懋康百度釐飭區畫經紀允堪

垂久宜乎不三年而秩再晉也臨行爲余執手囑其成厥志者唯義學餼田一事宛邱自兵興以來誦讀不無衰轍公下車集郡生於明倫堂課藝而高下之月以爲常筆卷饌具悉出廉俸繼立義學數處備束修延師儒以教國之貧無資者於論鼓鍾蒸我髦士不期月而宛邱絃歌比鄰魯云公又慮興廢隨人後無以繼乃商之郡齋長陳思濟張象偉二生捐俸置義田八處更慮耕種無資復輸銀置牛種農器罔不備隨延義師七人各授一處莊田牛種以作束修之資得廣教育永著教思其人並莊田等聽其隨年更張其所創可千年不弊此良刺史特立之曠典實陳

郡不朽之盛事也。余心儀公之善政善教，恐法久弊，滋入遠事廢。於是請詳本府太守黃公，批興立義學，千古美事。應以勒石垂久，以志永思。余復命董事者陳思濟、張象偉，搆石鐫之。孫刺史之澤當與宛水俱長矣。

潔已鄉與言書院記

潔已鄉，卽古之互鄉鄉之人，諱其字爲古，廡非也。明季崇禎九年，束鹿張公兵備，睢陳憫其土瘠民悍，擇官宋景運督理於集所，創建書院。顏曰與言，立東西兩社，延名師，集鄉之子弟而董率之。更其鄉曰潔已，蓋祖宣聖教童子之教以教之也。復置學田，歲入其租，以供費。朔望鳴鐸，月終

會文頑者廉之椎魯者詩書潤澤之駸駸乎風俗丕變至
今永賴云公諱鵬翀號襟溟天啓壬戌進士刺史沈君諱
萬春勲費經營多著成績刻有與言書院文集行世附錄
立社學捐置義田大畧於後

睢陳道張哀憫愚頑廣開舍舊從新之路大展移風易俗
之權更其鄉名曰潔已鄉議立社學延聚生徒講明

聖諭曉導羣迷置書院一區名曰與言書院廣詢士論訪舉學

行共推生員劉賓司作棟爲社學領袖初慮學基之窄閭
宦首倡捐地以拓之復慮膳讀無資近集生員劉宏印劉
附明劉鞏明劉欲清劉欲鴻共捐義田五百畝州官又設

處地二百畝歲收其租用給薪水列爲七款榜之書院
一定尊崇大堂懸掛硃地金書

聖諭榜額奉

先師孔子木主朔望日防守官專司香火

一勤講課每月朔在院及附近諸生鄉約防守保甲耆老
齊集聽候州學教官親詣講明

聖諭其望日諸生人等自相講每歲仲春仲秋或朔或望州官
親往每月下旬諸生會文一次卽於朔日彙送教官評
閱解卷州官復加評閱選解睢陳道評閱

一端蒙養化誨頑暴須從弟子漸漸養成應於劉司兩生

外另擇句讀蒙師在附近書院去處教訓貧難子弟使之識字知書粗諳儀節或於不拒童子之意亦有當者一示勸懲凡本集及附近軍民有孝弟節義昭著者講學之日花紅獎賞或給扁額廬其敗倫傷化武斷鄉曲不務生理兼作非爲之徒輕則朔日教官誦誡重則呈解本州審明解道枷示該集此皆風勵大典務令諸生防守鄉約共同開報敢有徇情修怨者並治不貸

一酌學租查義田所出除完納稅糧外大約較每歲豐歉相半寧從其儉酌爲租額每畝夏麥秋穀各一斗屬劉生捐助者仍責成本生屬本州設處者特責成防守照

一畝輸租如期運州另倉收貯

一議門役啟閉洒掃着令住居書院門首耳房專司晨昏啟閉洒掃之役歲給以糧

一限支給在院二生每歲各給糧三十石蒙師一人每歲

應給糧十石俱夏麥秋穀各半遇文期應支糧二石供

給諸生仍應支糧二石給防守爲朔望香燭紙課之費

外議設啟閉門役一名歲應給糧三石六斗再查本集

附近有年七十以上無子貧獨者每人歲給糧一石示

養老於學之意一切支給俱令如期具領以次發給登

記印簿歲終呈道查核其教官臨講供給本

州臨講自備行厨不煩支給餘剩

俟充修理書院

之用

陳州廣濟堂記

制憲

王士俊

陳州古宛邱地帝舜之後封國也昔者帝舜佐堯史稱存
鰥寡振荒札鰥寡荒札之名始見於此前未有也故日月
光華至舜而無一夫失所者矣豈忍令其所封之國有鰥
寡而不之憫有荒札而不之救乎我

皇上如天好生賢於堯舜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

此唐虞不賞而勸不怒而治之心法也雍正癸丑冬余督

率河東兩疆力行足民之政其大者在墾田而無告窮民

衰繭殘廢不能受田者各設廣濟院以補養濟院之所不逮至甲寅春夏之交漸次就理而陳州牧乃以廣濟堂本年五月竣工告噫其殆勤於民事者歟今夫陳州之去省會也凡三百餘里實爲全豫之閩域而土衍地沃萬寶滋吐頰汝交流舟車衝會民之資與生而樂其業者固熙熙而穰穰然豈無飢烏啼夜寒烏號冬以錯出其間者不悉爲之謀甚非所以敬承

聖天子湛恩龐洪衣之食之至意也况余近以改升郡治請現俟部檄豈非建置一新吏治民風蒸蒸日上之會哉乃今觀牧所部署頗具條理屋以間計凡三十圖外祈內費銀

一百一十六兩零預其中者日給米一升錢四文不能炊者以力代之子直若都養焉費何從出則許家莊常稔田三十三畝七分七釐價銀一百六十五兩築屋買田之費又何從出則得之紳士捐者八十四人業餘捐者一人質庫捐者二十六人共銀四百三十一兩有奇捐地基者監生一人凡一分五釐又守土之司自捐養廉者州牧四十四兩州判官二十兩吏目十二兩凡所捐入於廣濟院有礙則仍以資窮黎墾田及療病院所需焉其廣濟院不足則再爲籌畫經久之策焉茲則草創之初交爲彼此通融者如此蓋實貧民之慶亦由俗多好義所以事之成者速而

功之被者廣矣嗚呼雅之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惇獨匪羨
富人也正嘆富人之不能哀此惇獨也又陳風之首章曰
子之蕩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夫無冬無夏
日蕩宛邱非富者其能之乎有情無望則貧民之失所瞻
依可知耳何陳州之俗昔之富者多澆薄而今之富者多
醇麗耶豈虞舜之流風餘韻且久而愈彰耶抑豈沐浴於
昌期而歌咏於

聖澤者深耶且陳州非特虞舜之所嗣封而又神農之所建都
也神農初於陳後遷曲阜則耒耜之教必於陳州始開墾
一舉尤爲親切將見日闢日廣土不曠民無遊而遺秉滯

穗伊寡婦之利廣濟堂中歌含哺而吟鼓腹矣他日軒輶
採風俗成書將見以陳風繼康衢之頌豈特擊鼓擊缶值
羽值翽徒爲觀樂公子所竊嘆哉余故喜而爲之記且俾
壽諸石焉時陳州牧爲黃起盛正紅旗人判爲胡時壯滄
州人吏目爲郝永基吳縣人樂捐紳士商民等其自現任
郡守朱君鴻緒高君培以下姓名應悉列碑陰以示風勸
焉

新修關帝廟記

金門詔

自古稱忠義者衆矣上自天子下逮士庶內自中國外至
四夷無分子尊卑貴賤無殊於老幼男女莫不尊而親之

敬而禮之者獨關帝一人而已關帝之神無不之天下皆仰之以爲一方之鎮矧豫居天下之中而陳又爲豫之名勝伏羲神農之所都也太昊之陵在焉以大聖人之所鍾靈爲揲著畫卦之地文字創始之區可不憑帝之神威以鎮四境而肅其觀瞻乎歲乙丑余設教於陳之絃歌書院謁義陵訪遺址距城北一里許爲蔡水其東有八卦臺卽伏羲得白龜於此畫卦處也遙望南岸廟宇巍然崇臺廣廈周以石欄覆以翠瓦雜以古柏蒼松掩映林間殊稱巨觀問之則曰此元帝行宮舊所稱宋武襄公狄青梳洗臺也武襄公墓在其右予摳衣登其巔憇而休焉時從遊有

徐生廷璘揖而前曰此予先世襲揮使九疇公諱洪與弟孝廉公爲鳳陽郡司馬諱注所同建也其時因臺之舊址建元帝行宮使武襄之墓有所護蔭禁其樵採托以不朽仍欲建關帝廟於左未竟而卒沿至高祖叅戎季彥公建關帝廟於糧城之上距城之東北成公志也而此地仍闕然廷璘之父萬安先生諱伯子爲郡庠生嘗欲承志亦未逮今城北十里許有白氏莊舊有關帝廟屋宇傾頽神像暴露里人不能修請以移於斯地以鎮城之西北與糧城門之廟東西對峙詎不壯哉徐生忻然許諾以成其祖若父之志時郡太守崔公暨淮甯大令馮公都閫趙公及

閭邑紳士皆踴躍歡欣各捐資以助不數月而落成徐生
導于前而瞻仰則棟宇巍煥榱桷翬飛而衣冠容貌喬喬
煌煌燦然丕新彷彿帝之在上也予以此舉三善備矣先
賢邱墓永保勿替一也義陵左右藉以夾輔二也都人士
之所憑眺四方遊人之所觀覽往來名賢供其題咏三也
有此三善已足爲徐生嘉而徐生之可嘉者正不獨此其
先人以勲臣苗裔獨誠服崇信於關帝之忠義數世以來
祖若父所未竟之志而今之賢公卿大夫竟爲之襄其成
以有此盛舉也可不謂之孝子慈孫矣乎予故嘉其志而
敘之

大王廟贍田記

蔡霑雨

宛邱城西肆新大王廟者北平姚君豫章李君之所爲也
兩君經世才猷市隱豐權廢興墜舉和悅神人可謂有志
者矣日者廟告工竣美騰疇昔其有財貨之經費植役之
營謀鄞令段公碑其許不復再贅獨是兩君以廟貌重新
香花不可缺間設住持勤事於中而苦資贍之莫豫乃於
廟左右寘田以贍又懼戾葺無支更置田莊以備損敗事
緒成端動侵沒將來之恐丐余爲文以堵未患盛矣哉兩
君之謀遠慮周也予雖無文忍不爲之作記吾家議郎公
釋誨篇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尚書曰

公池上篇曰無粟不能守也以二公之言徵之無粟無財
何能永其廟貌而聚守修持有不鞠爲茂草而蕩踐烟塵
者乎况河水萬里洪流氾濫南北非賴神功人吏其何以
能安席而兩君崇敬慮遠不亦宜也按河渠志河水出西
蕃之朶甘思流繞三千里而至崑崙大禹導源合蒲類赤
賓諸水折而東注逕西域十餘數區由蘭州至於中國鑿
呂梁關底柱抵潼關出三門達孟津過滑臺臨大伾至鉅
鹿之野由大陸疏九河而放之海此大禹之舊蹟也漢以
後河勢南徙歷晉唐宋或南或北遷徙無定元世祖建都
幽燕轉東南之粟以贍京師漕渠屢受河潰行海運者廿

餘載風濤險暴贍粟缺乏用韓仲暉謀河導流南而漕渠
無害贍粟免闕乏之憂矣前明

皇朝因之莫廢嗚呼予旣疏其河原矣乃欽大禹之奇功竊識
神明之陰相蓋爲表而出之以起僉人敬畏之心昔大禹
疏河孟津觀於流見長人白面魚身出於河曰吾河靈也
授禹河圖而返於淵河始定於北流矣又於弘治初河決
金龍口衝溢張秋漕放無忌神乃烜赫威靈顯神功於白
日挽狂瀾之旣逝回雄濤於淮渠而民社賴以寧息由是
觀之而神功豈可泯沒哉兩君敬事神明爲庶兆造無疆
之福厥功匪細安可爲之不紀乎其贍田財用四至向背

例得并書開明於左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冬之吉

逸園記

蘇應元 淮甯

柳湖別業傳爲宋張忠定公西園遺址壬戌歲買之於郡人李氏舊基少隘又其中多空隙地登臨之勝缺焉因其西北方疊土爲山坎水爲池凡樓閣臺榭亭館之屬隨地之宜置焉石益十三竹益十八花木益十四五經始于甲子春訖事於丁卯秋蓋積四歲之拮据而始成也旣成問名於米紫來太史太史爲題曰逸園知予將藉是爲他日娛老具也厥後亭榭日以廣花竹日以密四方賢士大夫停驂此邦者率多往遊間綴題咏園幸借是以傳播遠近

夫園林池沼遊觀之具所以曠耳目怡心神也然非承平無事則不能得此樂昔唐之列第開館于東都者號千餘邸皆在貞觀開元之間此可以見矣嗚呼子也生當盛世爲太平之幸人既得以安室家長子孫而又以其餘暇寄與于山水園林之間滌煩鬱而引清虛甚矣子所遭之幸也中年困於人事常思退休其中不得後見輩長成能持門戶因舉家事一切委之得於其中退休焉以成吾志坐疎亭繫茂樹陶然終日或籃輿往來堤上間汎小舟出入于柳湖鐵墓間窮雲水之勝而止計優游于此中者又十年餘矣嘗閒居靜念天下事不能無盛衰之殊聚散之異

昔李贊皇作平泉莊記謂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以平泉一
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世多謂其無達觀識予以爲此
未可厚非也夫思締造之艱難而望後人以繼承人情也
園亭雖末亦猶是耳吾園雖無負絕殊異之觀然所以復
先賢之勝蹟壯而營焉老而安焉後人有能承吾志者吾
子孫也不然有不免爲贊皇之所譏矣可不懼哉園中樓
閣皆具近三子名傑令陽穀值

聖駕南巡仰荷

宸翰書朱子詩句以賜擬架樓三楹奉

御書其上令子孫見之世篤忠愛園舊附地百八畝又買百

三十畝共水田計六百餘畝戒子孫不得分取歲所入穀
並蔬圃菓樹魚藕蒲葦之租收貯一處俾公正者掌之以
贍族親之貧不能衣食者有餘以爲修葺園亭之費嗚呼
盛而預慮其衰聚而預憂其散雖若過計然析薪而望負
荷固老人之所惓惓于子孫也刻之壁間以示吾後人康
熙己丑年春月書記

陳州雷孝子贈書記

汪思過

中州古稱文獻與區尚矣然以余考之依古已來砥行礪
節無忝所生振一時之梗概饗百代之鐘鏞者曾復有幾
陳故重華孝子苗裒後封也流風餘韻壤接居鄰觀感興

起後先輝映亦固其所夫學者矢志媿修猶將上下百世
橫覽九州六合之遙以自規撫爲鹿麋者勸余少孤先子
瘵痺屢轉第十年卒無生術傷已痛自愧古仁人孝子
與夫當代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先是東自江黃六夢以南
西循渦汴旋反至於宛邱覽其川原形勝穆然想見嵩岳
之英淮水之靈以爲重華故墟無恙蓋必有仁人孝子嘯
然間起者道途所經耳目以熟口相授聲相續所在傳雷
孝子其人不虛爾乾隆辛酉余孺白門梓人索贈一言曰
陳州雷孝子性篤孝盡色養父病痿撫摩愈疾侍湯藥浹
七旬不交睫親歿廬墓五年馴烏攫兔感及異靈如是余

聞蓋甚悲其遇之相類嘉其行之獨高漫爲二詩付之以
去固未暇悉致其詳也越五年乙丑余留京師淮寧邑大
夫乘軒來寓舍余耳其治績流聲目之熊熊然光雍雍然
度而後乃今知其留心當世人物得入以樹風聲其必有
以知孝子之詳且悉也問之且告之故曰淮寧故陳州地
孝子余聞如何大夫誦之余曰此非孝子至性無間人言
耶大夫曰然不寧惟是且有義聲兄弟同居食四十年凡
而器用財賄無以有已視猶子如己子同術業撫孤收族
迄於有成歲飢捐米粟償逋賦完婚嫁州人德之他如贖
鬻子無離散給菽帛無凍餒稱是余曰此非不匱永

錫爾類耶大夫曰然不寧惟是且有令子繼志述事重氣
補豪俠建義塾以廣教輸社倉以宏養其諸助人貧窶
人營葬歲不下千金余曰此非孝子之後克有孝子嗣

厥義聲耶嗟乎以古今天下之大而有今日僅矣以今日
天下之大而有陳州抑又僅矣而孝子出其忠信誠慤之
行融融家政揚揚國史以孤鳴於厲茸齷齪之中蓋自遠
臯古帝以來所謂砥行礪節無忝所生振一時之梗概響
百代之鐘鏞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聞春秋之義善不
勝書則一書行可類記則詳記孝子淮寧雷鳳羽也孝子
之子孝子季子抱癡也孝子邑大夫潯陽何南邨也孝子

義行記孝子從重也孝子本末記於孝子志詳也

崇祀先賢陳子祠墓碑記

太康 馮于墓

自古聖賢篤生之地與其墟墓所在類有奇光瓊氣蜿蜒
扶輿以毓人文而輝邦國是宜列之祀典妥侑神靈俾後
之人得憑以吊焉而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我陽夏有先賢
遺冢二一爲高子羔在邑西北三十里一爲陳子禽在邑
北二十里冢前俱建祠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鍾春秋
二仲旣從祀文廟而高子祠墓久行致祭矣獨陳子之墓
闕焉不舉詎以魯論所載每問政淺望夫子之門墻而未
人其室者耶余謂不然聖人之蘊疑問相長非其善詢卽

有伯魚端木之知聖而學詩學禮庭誥何垂能立能言薪
傳何託立道綏動之化誰與昭明溫良恭儉讓之德奚所
闡而發焉萬世而下欲聞趨庭至訓以及聖神功化之極
德容表裏之盛其孰從而求之甚矣陳子之有功於聖人
也間考檀弓記陳子車之喪妻與家宰謀爲殉葬子禽諷
止之其詞達而恕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蓋益進於道矣是
其綱維名教不在諸賢下而苟不崇特祀之禮非所以尊
賢哲也且使過其地者漫不加敬以致榛蕪鞠爲茂草數
百年後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是亦司茲土者之責也子
之來此慨焉有感而諸生公詞以請因爲捐俸若干潔備

俎豆于丁祭之日至祠專祀與不徑不實之高子同肅明
禮以留秀氣於斯邦慮其久而湮也勒之貞珉永著爲例
後之尹於此者必無廢斯舉也於是乎書

先賢高子羔墓記

大康
宋士莊

先賢宅里一邑憑依將以先風化固人心者也舊傳高賢
岡有高子羔墓距縣西北三十五里春秋二仲從祀已久
廟墓如制監生侯三畏捐地十畝給守墓可謂祀守不失
矣然廉其入不能新其祠時修時廢廟宇坍塌樵牧往來
壟上而無禁是則守土者之責也士莊宰茲邑拜墓愀然
急命工繞墓週砌堅厚墻垣計長五十餘步高七尺修理

祠堂三楹制神龕設立主位山門屏列俱葺聖扁其額曰
先賢高子羔之墓工成聊記其年月嗟嗟高賢言行載在
魯論家語史記者甚悉如辰引於上何煩贅祠蓋賢人墓
地必非偶然康邑一隅地耳勢脉平衍非有高山大川爲
之扶鬱旣生陳賢復生高賢入聖人門墻學成而歸芳名
播於當時俎戶馨香百代豈中州淑氣所鍾歟抑聖人教
澤遠歟夫賢人君子器物流傳尚思敬慕而况衣冠坵墓
之鄉神爽所臨聖人之車服禮器傳焉文章之遺冢在焉
登其堂撫其松栢而寧不入廟思敬過墓生哀也歟有國
工而無良技是謂拙工有賢人而無興起是謂下愚詩曰

陽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雖柔與粹必恭敬止居是邦者
可以興矣

先賢陳子禽墓記

前人

縣北二十里有先賢子禽墓前此知之者少至明推官宋
師程檄程令鋌搜建廟祠後修廢不一本朝馮令千英記
其事今祭典無缺奉祀仍存而祠舍剝蝕久矣夫子禽亦
聖門高賢而其墓幾就蕪沒何歟豈真以魯論問答少之
耶夫初遊聖門其見誠卑其論寔陋後人亦何必曲爲之
諱獨想子我之糞墻冉有之鼓攻將不得爲賢人耶孔子
獨稱顏氏子好學雖聞道如曾子猶與子羔仲路同勉之

子禽以汎溷之資而虛心善問不畏非譏跡其與端木伯魚問答凡聖人過都越國以及家庭告語無不存心省察亦不可謂非好學深思者矣厥後子車之喪家宰謀殉葬子禽卒諷止之其心仁賢其論正大儼然聖人之徒又豈尋常淺見者所可及也抑其所遇誠有幸也有聖人爲之師又有子貢輩爲之友得以陶冶而成不然中材末質可成可敗模範無從甘于苦窳如此類湮沒者不少也然要非子禽氏之有志好學不及此然則荒郊蔓草遺冢森然而可令墓木凋殘廟貌頽落也哉士莊來令此土見之心林增修圍垣祠墓門堂綽楔立神位建設神龕扁其額曰

先賢陳子禽之墓俾四時得以展祭識賢祀焉太史公曰
夫子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子禽在焉然則子
禽之奮志希賢將與仲路子貢等同一令人觀感興起而
寧不過慕生敬也歟而子羔又其同鄉同里云

重修漢光武廟記

太康 鄭正心

從古帝王肇典必遣大臣具牲帛享聖帝明王嶽瀆河海
及名山大川罔有缺典蓋祀嶽瀆山川者以其有補於造
化也祀聖帝明王者以其功德法今而傳後也陽夏治東
三里許有光武神祠父老相傳爲漢武村乃光武牧軍處
也明末遭兵火焚毀傾圮殆盡鄉民耆老等鳩工重建屬

余爲文以記之余竊惟帝以長沙定藩之後除王莽亂招
納賢豪起兵於白水鄉興復帝室當其時攀龍附鳳協力
扶翊者有鄧禹耿純諸賢將披裘耕釣不屈其志者有子
陵高士而帝履大位而不疚興學校除繁苛東漢之俗於
斯爲美所謂超三軌五而馳驟帝王者也重建廟祀夫奚
疑

扶溝縣新建文昌祠記

扶溝屠又良

國家創治戈止而文敷可須臾緩哉顧樸械化始朝廷國
積所繇彙進鐘鼓振自官師里選所繇蔚起膏光雞唱父
迪兄咨而家學淵深家聲豹炳則是文之熾昌人爲之矣

豈冥冥者司其權邪然天人之際相感微而相召速也故太微垣北斗魁前文昌六星實宰文章之命其星明則大齊同王者致太平天瑞臻不明則道術隱藏感召夫豈遠歟及閱今世所傳文昌化書又說主孝友祛慝修儆兼以錫嗣斯其理殆與聖賢相爲表裏則夫祠文昌而俎豆之當亦與古人設庠序學校之遺意未甚刺謬也余始至扶見戶習詩書人敦絃誦諮其故家望姓簪纓軒蓋鱗次羽集後先輝映爲兩河寇冕此固作之者朝廷董之者官師率之者父兄也而修之在昭昭則佑之在冥冥文昌祠之建立亦烏可已粵稽文昌居太微垣西北今祠于扶城在

先天之良後天之乾當厥位也鄉先生杜君叔抑實經始之且曰趨蹌祠下是儀是則孝友無虧克昌厥後其于扶之風俗庶幾有裨益哉夫裨益風俗是又足以輔有司之不逮也因喜而爲之記

重修關帝廟碑記

扶溝 趙如桓

董家橋舊有關帝廟不知創自何年歷歲已久不無傾圮余蒞扶之日捐俸薪之餘重修之舍其舊而新是圖一時正殿拜殿兩廊大門以及棟宇神像頗改觀焉是役也經始於康熙丙子年十月初二日訖成於康熙丁丑年三月初十日邑庠士郝子羽璉請余爲文以紀其事謹按典制

凡神之能捍大災禦大患有功於民社者其地皆設廟以崇祀之禮也惟關聖帝君祠廟徧天下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薄海內外無不肖像敬奉之唯謹豈非以其忠義正大之氣浩然流行於上下之間如江河之行地日星之麗天實有以懾服乎人心故天下之人震動恪恭群然奔走之恐後耶然人之事神亦必有道非徒廟貌輝煌崇其觀瞻已也顧必爲之上者精白乃心以教訓斯民而爲其民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齒尚德姻睦任恤興仁興讓訟獄衰息盜賊不作好義終事輸將王稅以爲盛世良民斯則坦白簡易事人以事神之道也扶邑地居大梁之

南雖蕞爾小邑然沐浴於

聖化者深矣以其地瘠民貧瀕河多水患年來亦有一二弊政足擾我父老者余以

簡命來涖茲土下車將一載亦畧有所興革凡學宮泮池廟祠載在掌故者皆漸次修葺而茲廟之成特其一也在余亦祇盡其職分之所當爲敢曰徼福於神哉而此地之士若民亦祈時和年豐物無夭扎室家和平人皆樂業所望于神明者均有同心夫出赫聲濯靈以保佑乎一方而錫之休嘉者神之貺也至於移風易俗導民以善苟一事之足以誘掖斯民者無不隨時大書特書亦長民者之責也余

文雖陋俾勒之石使此方之人知所勸焉

城隍廟靈夢記

前人

鬼神之道天道也卽人道也天與人遠人故無畏而鬼神則上下於天人之間動靜存發往往人不及知而鬼神知之鬼神知之則天亦知之矣是鬼神乃天道視聽之所寄人心邪正之所不可掩者也扶亭城隍素稱顯赫其最著者莫如降夢崔勤一事余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扶之東路劉家莊有於趙孟勳井中撈得一幼女屍者相其形狀背突脣青下體血脹不問而知其爲姦殺也第不知淫暴者誰難以遽定獄案也是日箕城有梁三元者不見女至

劉莊認井中屍卽其女以寃狀控言其女名十姐因拾麥
迷途遂罹慘害余雖受其訴亦不知淫暴者誰難以遽定
獄案也因此幾廢寢食乃詢劉莊共幾家人共幾姓居者
以數對悉拘而覈之其衆俱在獨失一人曰崔勤問勤何
之其堂弟崔鳳應曰傭工他所矣余復責鳳以招勤越三
日勤至稱寃如衆口余慮其枉也復糾劉家莊之衆共宿
於城隍廟余齋潔以禱曰余治扶之陽神治扶之陰固相
助爲理者今日白日之下淫暴橫行求其姓名而不得神不
牖我以聰俾淫暴者得漏網余固不明神亦不職禱罷而
寢夢余坐堂上有二役賫文投啟而視之內書二言云欲

知姦殺真兇只問崔勤崔鳳余覺而異之時漏下三刻矣
有道人者寢門外蹶然大呼而入詢以故道人瞠久乃言
曰適見二人入廟來恐其瀆公寢也跡而求之忽不見余
益異之豈夢中投文者卽此二人耶遂訊崔勤崔鳳不假
刑法一訊而服招稱五月十一日崔鳳於苜蓿地中見一
幼女哭甚哀問其姓曰梁氏問其居止曰迷矣歸而告其
兄勤勤往求之日已哺勤視女姿遂擁而淫之女號聲震
野勤懼事之敗露也遂解身衣之袂衫塞其口女哢而斃
翼日勤逸於東安忽念女屍腐敗人必跡於苜蓿之地是
累鳳也復乘夜歸投女屍於趙孟勳之井後起認與三阮

狀符余廉其情判勤恣行淫暴當律斬鳳知情不首定以
決杖申上臺俱報可越二年勤授首於是三元之訟平嘻
神之靈爽顧若此哉向使神不牖我以聰則罪人必不得
罪人不得則斯女含冤於九原居人株連於縲紲不知幾
經歲月余亦負不職矣孰知天道誅惡寄其權於鬼神鬼
神復降其靈於余之夢寐由是觀之天人之際豈甚相遠
哉乃世人不寤恣爲冥行妄意鬼神可干以非分悖孰甚
焉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鑒觀有赫之謂神聖人設之以助
禮樂刑政人能盡人之道而天道之鬼神卽寓於人天惟
平天之道而人道之鬼神卽通於天其理一也嗚呼無在

非天無在非鬼神人顧敢以恣爲冥行不畏於天而上干鬼神之怒哉

城隍廟祈禱靈應碑記

扶溝屠文良

國家畫圻分邑建令丞簿尉等官崇立社稷文廟城隍諸祀然地有大小事有繁簡故丞簿或置或不置而社稷文廟城隍諸祀盡域中皆然蓋一以植國本一以敦文教一以資篤祐幽明並舉春秋咸秩凡以贊皇風而厚民氣也夫神以城名旣與令之以縣名其官者同而又歲享俎豆無窮之奉其秉直司聰揚靈刻刻當必有異於世之凡爲神者亦曰居其位盡其職云爾而扶溝城隍則更有異康

熙十四年余捧檄來吏茲土自念拙陋不能有功於世又幼奉先文林清白之訓庶幾恪共自檢稍躡寡過下車謁廟輒與神約朔望瞻拜必以所行事告之會十六年春夏間雨三旬有奇余齋宿爲文禱於神三日卽止七月又大旱民皇皇於秀者之不實耕者之不得播種余又禱於神應時雨注歲則大熟十七年六月大旱則又禱於神雨亦立至是冬無雪而多風土膏中乾麥氣不發余以次年正月望前一日入廟請命元夜忽風定霰飛紛紛竟夕三月麥將熟不雨余禱於神境內得雨數寸至六月旱太甚矣瞻雲焦愁奚啻千里齋心虔禱倍於誰昔而扶竟得雨蝗

自東來未嘗入境入秋大雨從豫至秦霖霖四十日壞廬
舍城堡無算遠近隴畝悉爲巨浸無可奈何唯朝夕哀籲
於神是時梁宋陳蔡之郊西成十損八九而扶獨不傷十
九年春狂飈時作三春僅微雨者二余禱於神次日風輒
止三日而膏雨霑足凡余受事迄今祈雨者五祈晴祈風
止者二祈雪者一神之靈也捷於枹鼓嗟呼異哉自用兵
以來百姓之困於菱芻饑餽者數矣况扶以汴南小邑凋
殘之餘民氣未復苟非歲事有成其不至哀肅羽而嘆星
留也幾何矣而數年間屢祈屢應懼水旱而不爲災豈非
神之哀我人斯而左右裁成使余得藉手以告無罪也乎

揆諸祀典此非所謂捍大菑禦大患者乎夫上以答

天子欽崇之意下以錫庶民盈寧之福固神之自靖則然獨余
尹茲六載深沐神貺遂至於此則余之所厚幸而神之迥
有異於尋常者故爲臚紀歲月用誌不忘且以見靈爽有
赫呼噏可通稍欲一言一事之難以質諸神明而不可者
以自儆焉

重修城隍廟大殿碑記

何際美 扶溝

扶溝城隍廟在縣治西門內規制宏敞廟貌嚴肅神之靈
赫異於它郡縣明末跋扈將左良玉以救汴至扶兵無紀
律大肆淫掠遂焚其正殿及兵敗有潰卒潛匿城內者時

邑人方糾衆保聚而卒忽於稠人中跳出大言曰前此火廟者我也衆切齒遂醮之噫神之靈亦可見矣

國朝

初定鼎庶事草創廟畧加修葺僅蔽風雨其門廡之存者以次理之而正殿則工程浩大未遑也有任持羽士戴雲岫者朝夕虔共其誠信足以孚人又里民魏洪基廣爲募化鳩工庀材始撤其舊而大剏建之棟宇輝煌神像莊嚴復如舊觀經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訖工于今年四月初二日邑人士嘉其成而屬余文以紀其事且曰事神之道願有以教之也予竊以爲自有天地以來不過陰陽二氣流行於兩間而已陽者爲明爲人陰者爲幽爲

鬼神歷代帝王之治天下明者設官置吏以治之幽者柴望祭告以懷之然神之福佑實本於治民者之得其道卽如城隍之神以郡邑之中衛民者惟城池爲大物之大者皆有神以司之亦理之必然也國家稽古禮文加五等之爵令有司歲時朔望躬詣行香惟謹而邦人瞻仰儼如大帝豈徒飾美觀崇儀文以媚神求福而已哉蓋爲之上者旣清廉正直以禮讓教其民其爲之民者亦必奉法率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朋相恤婚姻死喪鄰里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強

暴弱無以富吞貧無以小加大如古人之所爲者斯教化
端於上風俗成於下尊卑之體統旣正庶民之心志亦定
如是則神錫之福時和年豐四民安業則治民以治幽事
人以事神昔我夫子告季路者以此無古今無治亂如生
民之理有窮則聖賢之言可改眞萬世經常不易之道也
否則上以是教而民不遵行禮讓蔑聞廉恥道喪人皆以
勢利相尚所謂五倫之道漸焉無存以賤凌貴以少欺長
不和不均盜賊公行強梁橫肆士民悉吞聲而不敢言以
至武斷鄉曲小民望風而畏之嗚呼風尚如此卽日施財
帛修橋修廟犧牲粢盛香楮山積向神明而禮拜之祗遺

之罪戾耳何福之能邀焉何則人可以私干一日回嗔怒而喜悅神則聰明正直斷不能以此歆之且人之耳目有所不及而神則無隱弗燭又安能爲之欺罔耶世徒見作惡者無報而爲善者未必得福遂疑鬼神無權而不知天之報施善人罰及淫人或遲之一年或遲之數年或遲之終身或遲之子孫歷歷不爽特愚者貪者趨時者止眩于目前之盛衰得失未嘗綜始終通長以計之耳卽如吾邑啟禎年間事雖無老成人若少讀書知道理者于目之所聞靜夜中平心思之其善其惡或禍或福豈不昭然如鏡之在懸哉至于慷慨死義與夫遭滄桑之變玉石俱焚者

此蓋天運之無可如何卽聖賢亦囿於氣數之中耳然爲善不責報君子亦修其身以俟之而已予之所言其理如此吾扶地居中土沐浴

朝廷之德化已幾四十餘年矣舊染污習業已維新惟是與二

三父老稽首辦香再拜于城隍顯佑伯之神曰富貴福澤邑人土不敢以非分妄邀但願明神默佑自今伊始風調雨順人鮮天札永無兵革之苦又常得愛民若子賢父母如明道先生相繼臨吾扶嗣是所生人皆天資朴茂不至如異時之驚悍強戾世世納稅供役爲國之良民則神之福茲土者至矣厚矣庶幾上不負

聖代宗祀之典下有以慰萬民禱祀之意也神若有靈尚其鑒茲

創鑿泮池記

前人

邑侯趙公涖扶將及三載興衰振敝百務俱舉民氣和樂
家給人足士風丕變詩書絃誦之盛禮義仁讓之休甲於
兩河蓋倡導自上化成於下也當公之甫下車也卽毅然
以修復廢墜爲己任三日行釋菜禮觀大成殿屋瓦脫落
漫漶弗飾遂捐貲鳩工撤其舊而新之且曰泮水爲一邑
文運所關上自國學下逮郡縣未有竟致缺如者使土脈
淑秀之氣鬱而不宣甚非所以崇獎學校培養文治也復

捐俸首倡因之廩生二十人各輸其一年廩餼於櫺星門
內創濬泮池修砌嚴整翼以曲欄石採諸山工授以值役
人之力若干而不以爲勞用磚甃灰石之材若干而不以
爲多經始於康熙三十五年五月朔日告成於十月望日
惟公之治扶廉毅明敏百凡興作得宜當理故泮池之成
子來赴公人心兢勸事無不集也邑之人士謀紀諸石而
屬余爲之記余以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故學不可一
日不設於天下蓋學校者王政之本教化之原也自古政
治之盛衰風俗之厚薄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術有
序黨有庠家有塾其爲制已綦備矣頌之美魯侯者曰思

樂泮水蓋一時彼都人士覩其鸞旂芹藻益以彰其崇仰
重道之盛也是以士生其際既有以致其心志意知以善
其內復有以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
於事物由於事物者洽於性命而皆有以貫乎人倫其於
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於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不
由黨庠術序之內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畢得誠行邪
說無自而作又以其敦行之餘通經史嫻文章以發明古
昔聖賢之旨翊贊太平文治之美何其盛也扶於河南爲
小邑無珍產奇貨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饒有以自足
其俗一而不雜其人樸畧而易治况山川之鍾毓亦間有

茂美易成之材然而風俗日漓文運不振終遜於三代之
隆者毋以教之未盡其方學宮興賢育材之地其規制尚
有未備歟按扶之 文廟向以迫於城闔未置泮水後濬
於櫺星門內旋以形家之論復議塞之公之創修泮池也
考卜審度適符舊基惟其留心學校如此固宜其人文蔚
起風氣日上也是以工甫告竣其年省試陳子大任遂以
大易魁其本房學識荒陋如豚兒功駿亦倖與賢書是亦
文教聿新多士彙征之彰明較著者矣抑余更有進焉學
校之設非徒欲人工文辭求速化爲仕進之階也將使人
敦實勵行共勉於人倫名教之地以無負乎聖賢端木之

教也吾願邑人士化其凌兢澆漓之習復乎敦龐淳樸之
舊以茂美易成之材副

聖天子右文之雅化與賢邑侯作人之至意處爲良士出爲良
臣使仁義道德文章事業躋於三代之隆不僅以風雲月
露之辭競榮名而博青紫不亦偉歟余旣耄而衰雖不獲
從賢士大夫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猶能抒爲俚
辭以頌揚

聖代至治之休思詠賢侯樂育之德尚俾後之人觀泮水之漣
漪芹藻之輝映思風俗淳厚人文鵲起所由來不且載公
之美於無窮哉公諱如桓字廷一號仁菴宛平貢士董其

事者儒學教諭李諱鏞訓導王諱行也至紳士之捐貲督
工有事茲役者勒諸碑陰

郝子捐石坊記

前人

康熙歲在癸亥甲子間重修文廟工將告成而櫺星門未
建前令周公思易木爲石庶可垂永久壯觀瞻方經營圖
度以費鉅無所出先是萬歷四十五年河南歲饑蝗爲災
扶溝瀕河多水患民貧災尤劇太醫院吏目郝君維康出
粟千石廩之貧民賴以存活巡按御史疏請於朝特建坊
褒嘉遂輦石於山礱斲甫訖未及樹立值流寇亂諸石雜
瓦礫中者五十年復以前代事格於例太醫君之孫羽紳

邑庠士也好學知禮義慨然曰吾祖有石坊委在路隅若
移爲文廟門亦先子所願也因謀諸弟姪輩咸以爲宜遂
捐之旣而建櫺星門命工立石不煩再琢若天造地設噫
奇矣每見大家世族之裔鬻祖父賜碑石馬翁仲諸物爲
酒食游佚之具者有矣郝子獨爲聖廟毅然捐千金石坊
毫無滯戀意非尊師重道讀書明理而有得者亦安能如
是且其先太醫君捐粟賑災功不爲小乃時移世遷再閱
數十年父老已無能記憶者而此坊聳峙於孔子之廟屹
如泰山異時人士過此地者必皆瞻仰徘徊羣指之曰此
故明時郝君捐粟千石以活里民奉旨所褒賜之坊而移

之於此者也則廼祖之德澤將藉此益彰顯於無窮質諸
仁人孝子慈孫之心當亦快愉而更無餘憾矣豈不美而
可傳哉周公將刻石紀其事適赴 欽召不果會新令胡
公修明道先生書院購石爲階砌郝子復以餘石來助因
知石坊巔末狀胡公嘉嘆屬予爲記以表揚之俾勒之石
使扶之人知所勸焉

重修天寧寺記

杜之昂 扶溝

趙侯治扶之次年迎其太公於北平就公署而侍膳焉太
公性慈祥樂捐施其於梵刹神宇每不吝資力以整頓之
侯亦先意承志以奉之也一日者太公杖策遊天寧寺見

山門低壓後殿寢頽惻然有蓋造之意又慮侯爲扶守土
學宮官廨而外皆非其所有事遂默而不言侯微伺太公
意則重以修請太公果喜溢眉宇自解囊橐以竣事焉工
成太公歸北平揖余於臺中請余有言以壽石余應之曰
賢公子教吾扶唯是人民社稷之是務外此者非所事也
今太公以修建佛寺請無乃非守土者急乎太公默不言
余退而思之吾扶之有天寧寺乃讀法奉

制之所非他淫祀可比倫也太公之修天寧寺亦非欲以種
福田求利益也蓋本其愷悌慈祥之意欲我侯體之以保
茲赤子凡赤子之無知入於罪罟者皆當所矜恤是以佛

心爲吏治也。侯之先意承志而不敢違其命者，正體其愷
悌慈祥之意，以保我扶之赤子。凡赤子之無知入於罪罟
者，每哀矜而勿喜，不又以吏治行佛心乎？吏治行其佛心
以保我赤子，是忠於國也。吏治行其佛心無拂乎？太公慈
祥之教是孝於家也。忠與孝俱何事不可有爲？必孜孜以
非守土者所當事而重違其親志，則古來仁人孝子之用
心皆可以不必矣。是故茲寺之修以職官論則非其所急
以人子體親之心論則修寺亦慈祥所麗也。今太公歸不
言矣。余原其心乃走郵筒而爲之記，工興於康熙三十七
年二月初八日竣於是年五月二十日。山門升幾尺後殿

增幾楹墻垣丹堊計資若干并附於碑陰云

明大中丞劉公紀功志感之碑

斬於中

昭代賁敷桓撥憬彼照墜奚第外大國是疆往溟嶺多故
或芽孽中夏於鑠寶臣憑赫斯受脈耆定無淹晷老師不
遵縷舉而如神廟中士譁浙悖據夏倭躡鮮播窺蜀不又
卽雷砰電汎乎維時銅梁靖浙頗偉猶云力厚物饒見績
稍易夏鮮之役旗鼓匪一建矣惟長垣殲醜拓地功埒渡
瀘顧論定不俟銅梁而後曰蓮曰孔胡焦爛也頃流寇披
猖抵突實叛卒挾亂民以蔓發難畧如浙而齋壇寵錫再
三朝食曠期夏鮮猶駛誰云長垣以福收之將吾中土芟

雍更艱不容京觀當銅標邪古有大敵壓卵削同反掌小
醜弄潢潰比決癰無乃狃全盛蒲騷忘迨天桑土若天保
采薇姑惕焉處堂以喜曰莫予敢侮則飢而畝渴而泉所
必出之涂雖然今固頗牧盈廷干城椽野時也夫寇非人
不釀非天不驕亦其釀之不可驟敗而若天之驕之爲暫
倭數驕之有時終厭而俟人之汰之乃真藉才才負當世
望抒歷政忠午橋鋤蔡東山扼淝非扶亭大中丞警圓劉
公其誰吾不敢曰區區狂踈必當煩公七克又豈敢曰區
區狂踈不足見公一班哉於中曩待太淑人居山今奉板
輿旋里目擊漲天殷地不可嚮邇旣煖邑屋復念鄰封如

咸平安陵某公某公長城可恃而再南至北鄉十二亭之
野公在使長驅傅蝶以號諸君吾子所不蔡已今年夏
五諸劇賊負嶠皖六來牟小登二黼無恙扶人謂廓完而
後有墜柳密而後乃倉誰實劫茲復隍載造寧字吾儕覺
報惟是紀樂石代景鍾我有雲來勿護併勿替耳於是諸
生李光啓張萬善路飛離吉之奇鄉耆李媿美等如干輩
觸暑走尉氏踵門勾記始悉公保父狀崇墉有轟列伍無
朽我泉我池除械除礮部分明肅激賞奮騰捐金倡義斯
夕于抓彼有潛偵我乃安堵泊乎三韓大帥整旆言追貔
虎獐人魚肉編戶先聲岌岌婦子驚號公下鍵登陴呵其

玩寇徐行縱兵闌入左次否臧吾不難白簡從事衆始搖
手相戒幸少憇遄征無等他邑跡公所疇寧直免賊梳兵
篋已哉大臣職肱股寄安危勤事赴義有何方域而况鄉
井乃鄉井非子遺民也古坐塾亦分行類也當緩急而纓
寇活之卽有袞歌也天下有豫豫中有扶牛刀斲發扶遂
爲公武城國家彌天之鼎不更需奠趾而鬯稜乎余里去
扶三舍又嘗把晤長安習公天賦直方學殖醇正介不徇
俗忠不辭艱轄山右時六闢橫驚嬰孺藐之建祠不許索
羨不應僭拜藩國殿上不從風骨侃侃海宇倚重其師貞
威憺也倚樊酋于楚蜀撻海虜于洮岷大殲山寇于虔贛

綸章勞賜蕃孳康侯倘飛鈴秉鉞賈餘拉朽龍馬中區詎
至邱骸渠血令惠顧粉楸不遑啟處且流寇建酋細大列
眉貳樞總師僉謀屢錫豈其未效盤錯聊畀仔肩則盧龍
紫塞公雲中渤海也復晉秩觀察其間凡遼碣地險之禁
咽東西虜情之分合今昔軍實之登耗米聚箒籌車輕路
熟銘山鎮海可翹足須優游東山似三靈所未叶也大都
患故猝興綿延多緒半千名世將徐起移柱而適駿其晏
如之聲邇寰蓋紛擾潢池溷濁巨極東西良非小腆而事
力情勢較神廟中班牙軼銅梁長垣而上之追遡先賓臣
諸扶危定傾者參微管耀彤編九里潤梁宋猶隘是非於

中臆論也聊勒蟲屬之碑於茲用懸帶礪之券于後

邑侯三韓高公創建縣衙紀

杜俊章

扶溝

國家稽古建官靡不居重馭輕向陽出治則臨御之署蓋
綦重矣要使民之至其地者稟承一而視聽肅非第凜官
常實所以尊 朝廷也扶邑公署肇自隋唐由宋元暨故
明其間圯而復修者屢矣若夫時經變革百不一存而毅
然創作則自今日三韓高公始考邑逼處汴南固昔用武
之地宋明道先生嘗以待御蒞茲土能以德化民瞻斯堂
者皆有高山景行之思焉歲久頽敝兼歷兵燹求巋然獨
存如魯靈光者竟不可得惟殘栢數株枯槐半國蕭然于

荆榛瓦礫之間動人喙嘆已耳我侯以三韓世胄起家從
龍

天子將畀重任先寄以民社下車首詢民隱申墾田之令均賦
役之則風厲學宮安集鴻澤一日過舊公署俯仰興懷曰
儼居民舍而置此弗理長民者因循之過也廼聚邑紳士
百姓而僉謀焉衆論旣同遂上其事于督撫藩臬暨郡守
皆報可于是誡日鳩工捐俸倡始邑人協力輸貲趨義恐
後首建聽治堂繼作寢庭堂之前由戒石而儀門而大門
櫺之屏焉環以左右科房庭以前由三堂而二堂界以扇
輪翼以輔弼之廊庖福之舍迤邐而東若庫若倉若廡層

折而西若幕廳若典史宅若射圃去儀門東偏數十武昔
禮土地及寅賓處披尋遺墟悉成傑構繚以周垣覆以高
甍華亭曲徑之掩映名花佳木之培植規模宏遠視昔百
倍我侯宅中而治夙興夜寢法令于是焉布視聽于是焉
肅崇政體而暢

皇威猗歟盛哉是役也木輒瓦石之具工匠徒役之需以千萬
計民不告勞用不耗帑則以我侯裒益有道而經紀有方
也我侯謂取材于山林待工于陶冶費倍而民困乃合俸
資捐輸市宅移彼就此其所不足多方措注以益之執事
匠役優于雇傭更番迭休以故人效子來衆歡馨鼓經始

于乙巳十月訖丁未年十一月乃宴飲以落之觀者咸謂
侯立千百年之基錫億萬人之福從此治定功成風移俗
美將與明道先生後先相望邑之人覩居思愛歌咏而俎
豆之奉我侯于名卿大夫之列無疑也章叨屬編氓目擊
終始樂與邑人共獻斯干之詩不避固陋援筆爲記

扶溝縣創建鼓樓記

何際美 扶溝

丁未冬扶溝縣治旣成越三載庚戌秋余得從諸君子及
士民後復有建立鼓樓之請旣而邑侯高公集諸縉紳及
通庠諸士于庭復召二三耆老議之曰不佞承乏茲土競
競飲冰自矢朝夕之所圖維者惟是惜民財弛民力爲務

往者創立縣治興不得已之役予已捐俸薪之餘身爲士
民倡幸賴縉紳士夫及諸父老同心協力用共襄茲大舉
是以民力未勞民財未費而工已告成猗歟盛哉今復休
養者數年歲頗豐登邑之紳給耆老復有建立鼓樓之議
同至公庭萬口一詞謂予而言之諄諄噫昔人云利不百
者不興害不百者不去以桑梓之人而歷陳桑梓之事知
之自無不切使非大有關係於縣治裨益於民生諸君子
何爲是切切詳言乎余旣不敢重拂輿人之情第鳩工庀
材所費浩大獨力旣有所難成而用民之力又恐勞我赤
子再四籌度計惟有合衆人之力以共集其事而已余叨

爲一邑長緇力在所不辭仍捐俸餘先爲之率更告縉紳
大夫通庠諸友及二三百姓隨其願之所至凡資財糧糧
瓦磚木料以及人工灰麻之類不限多寡惟期量力樂輸
不強以所不欲異日者厥功告成茲樓聳峙于桐岡之巔
往來之人咸相與語曰此如矢而如翬者此皆邑之士若
民與其邑令長相濟以成茲盛舉于以見人心之同而風
俗之茂美也豈不幸哉諸君子及父老其圖之一時諸縉
紳通庠士及二三耆老咸相與舉首加額曰我公之言誠
士民之願也扶邑之幸也請如議從事我公則首捐俸資
爲士民率而學博孫君諱遠又以公之言爲縉紳勸衆皆

樂輸羣材既集我公於是經營調度相其地勢較舊址更
加崇宏壯麗焉因命典史張君諱純仁董其役子來趨事
鼙鼓弗勝肇工於辛亥首春迄工於是年初夏落成之日
萬井歡騰士民咸瞻一時能文之儒率皆作爲詩歌以咏
其盛復命余爲文以紀之余愧無藻詞如古斯干所云者
第勉述始末並勒公言以志盛舉以昭來茲

重修陸家橋記

盧世揚扶溝

陸家橋古平政橋也創於陸氏爰有陸名示不忘也跨惠
民河上距邑東五里許遶時間架鱗次負販之聲曉夜相
聞明季兵燹焚掠殆盡物盛而衰不獨一邑爲然也

國朝以來歲稔商通南自吳越而達秦隴輪蹄絡繹取道
扶者率以此橋爲咽喉邑之南西兩郊卽次居停以及賣
漿炊餅之家乘時逐末隆隆有起色奈橋久而圯旅出他
途客邸猶昨生計蕭然矣則陸橋非邑民阜財利用之大
關也哉一僧窺民病涉持簿作緣遂飲啖其中自巳酉歷
壬子非無義助不盈漏卮星霜四易築舍無成邑中士大
夫僉以其狀聞之邑侯高公公曰此有司事也何以僧爲
逐其僧收其簿令義民按簿質催樂輸者聽力不從心者
勿強也特捐清俸佐以設處鳩工庀料命邑尉督之敷政
餘暇單騎稽核于是橋柱之堅直者仍之橋版之腐敗者

易之板必六寸釘必盈尺護板以柴厚倍之覆柴以土厚
又倍之旁植扶欄寧樸勿華經始于秋落成于冬曾幾何
時而青龍儼然駕水上矣余每思天下事力任則有功交
委則立敗道葑于陳輿濟于鄭良可浩嘆

聖天子付民社于良有司良有司肯子視民家視邑本之以誠
濟之以斷何弊不革何利不興往往塗飾耳目者於臺使
憲駕旁午必經之地除道成梁或可應候至偏僻猗狗衆
利攸歸膜外置之間有迫于公舉者亦惟是印簿一扇開
緣數兩付善信待衆擊斯已耳孰有見義必爲任勞不恤
如我高公者哉公撫扶九載百廢俱興縣署譙樓官街神

祠煥然更新未易更僕如陸家橋雖近實僻乃自以爲功
不遑暇食一草一木必親必躬卽父母爲子姓營堂構計
久遠不是過也非才與誠合明與斷資能使民忘其勞邑
不知費報竣若斯之捷耶推此心也津梁環海舟楫廊廟
取之寸丹而有餘裕也嗟嗟時易勢殊車轍馬跡雨灑風
飄土無久而不圯木無久而不腐是在後之同有是心者
隨時修葺勿忘民瘼則陸家一橋利賴萬年可也敢因記
事而并告之

小扶亭記

扶溝
令屠又良

涖扶三月許耳目營營惟簿書也以余江南風土問甲拆

于草木字畜于雞彘言人人殊因思時作越陌度阡計庶
得悉農時則又未遑夫世無農時未悉而可令一邑者廨
東數十武得十數笏地蓋茅葦之所竊虺鼠之所穴不知
歷幾年所誅荒穢劊崎嶇材不多庀工不再飭遂築亭於
中之南以廊引其西又折而北不繪不雕爰覆以茅或贈
名卉隨時種溉得稍暇觴之泳之無弗與客偕顏之曰小
扶亭亦曰僅容一席聚數膝昭其儉故曰小也客曰是亭
也敞然洞然日月風雨雲物環至而交集候禽上下佳樹
榮落可以觀時此君志也盡扶之雨暘寒燠農桑疾苦皆
於茲亭是繫小云乎識余喜客言有足勵因誌之肯康熙

丙辰花朝前二日

邑侯趙公辦運漕糧紀實垂遠記

杜之昂

扶漕

余在臺中扶父老以趙侯之辦運漕糧告且言欲壽諸石
余異之曰當任而碑非制也侯爲吾扶賢令尹豈愛名者
乃欲以頌揚累大德乎父老曰非所謂頌揚也蓋將以詔
來茲也舊例入豫漕糧僉派於丁地中有司徵解上臺時
當起運卽豫遴各屬廉能之吏領價採買官運糧每石額
定價銀六錢五分經費水脚色樣俱在其內防病民也然
額價之畫一有定而米價之貴賤無常稔歲或可支辦歉
年則賠累無算矣於是守土者不得已議協濟於民民惟

正之供加以攤派是官病而民亦病也吾扶趙侯於康熙
三十五年始下車卽有遴廉採買之命是時米價騰踊每
石貴至一兩二錢吾扶漕米該千三百十二有奇又代偃
師買運復有四千七百六十二石有奇時值之價倍於正
額復加之以經費水脚色樣費將不貲侯一粒一夫未嘗
取給於民悉自稱貸賠之扶民未之知也三十六年米如
三十五年之數時值每石九錢五分尚浮正額之三三十
七年米數千三百七十有奇每石一兩七分已浮正額而
倍三十八年之米數亦如之時價每石九錢亦浮正額之
三侯役家人採買於濬滑兩縣道口復運至衛輝并小灘

水次四年來之經費
水脚色樣俟悉如初下車時未嘗改
絃易轍計其所賠幾
數千金俟卽不出於口
吾民獨能無
感於心乎此請誌垂
遠之所由來也余聞父老言竊心儀
之夫吏治之不古莫
患乎其人之貪且吝貪則必取民以
益已吝則不肯損已
以徇人爲吏者每欲辭貪吝之名而
卒不能不蹈其實者
無他其視利重也視利重則民事輕
明知有利於民而於
已無與姑因循以俟之利亦莫能興
也明知有害於民而
於已無與姑因循以俟之害亦莫能
去也今侯之歷歲賠
累而口不言德是誠能去其貪吝之
見以盡其父母之心
諒亦

今天子所樂聞者也後之蒞茲土者慎勿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而讓美於侯亦不可謂爲民省費而釣譽於已不止此漕糧也凡有可以生民者皆不惜髮膚以幹旋之則侯之垂法後世將無窮矣父老以斯言刻諸貞珉俾繼世有所觀感云

邑侯趙公全杜氏節孝記

萬九思

扶溝

侯未蒞扶之前有諸生郝羽翀者子六人異母三長中膏次霖膏元配王所出也三見膏四漢膏繼配姚所出也五豐玉六作霖則庶母張出焉漢膏少而歿婦杜氏請爲其夫立後翀弗許遣杜氏歸母家發廩粟贍之杜氏者孝廉

賁之女姪諸生如蒞之胞妹也年十七歸郝越四年而寡
矢志終身慮其夫無祀故有是請見其翁之弗許且欲遣
之歸也遂大慟欲以身殉未幾种卽世氏復請於諸昆弟
諸昆弟執其父之亂命遂成訟矣一控於前令周侯許擇
嗣矣周陞任去奉果行又控於胡公亦着議立嗣郝昆弟
仍執前見胡兩袒之案亦弗定氏曰終不爲我夫立祀乎
復控之於趙侯侯曰前二令之不肯判斷者溺於种之亂
命也郝昆弟之不欲卽斷者亦溺於亂命也吾今以法斷
之例有凡無後者許擇昭穆相當之人以承繼由同堂以
及近支近支無人則求遠族又云如或爲本人所親愛之

人亦聽其自便是律明大法而順人情之意已寓於其中矣再以情論之年少無子而能矢志靡他亦可矜而可敬者設同堂無人猶將擇於遠者以爲孀婦終身之倚豈忍見其生操栢舟之志死爲若敖之恫乎於是肆筵設席大會扶士及郝昆弟於公廡先示以法復諭以情昆弟皆感泣乃定議以中膏之四子爲氏之長子以奉王母之祀以見膏之次子爲氏之次子以奉姚母之祀侯擇吉不憚五千里造其家使氏告於其祖父良人之前正名定分永無後愆復匾獎其門曰盡孝全貞是日也大雨如注侯蓋帷衣裯爲之盡濕觀者無不興感於是閭閻之變平今日既

翁矣氏感侯之德立牌於家朝夕焚祝嗚呼人孰無良特
惠長人者無以動之耳今觀侯若此所謂不介而孚者非
耶虞芮質成化及兄弟其斯之謂矣是不可以無記趙公
諱如桓字廷一順天宛平歲貢

普濟堂記

制憲

王士俊

知扶溝事周令於縣治構普濟堂一區而求文以記普濟
堂者余節制河東宣

上德意檄所部創建令既集事遂具其狀來告扶溝隸開封南
境鄭之桐邱在焉雙洎夾流溱洧縈帶爲汴南名邑而余
獨望古欣慕曰此有宋大儒明道程先生所嘗蒞茲土者

也蓋先生爲政以教化爲先不爲谿刻煩苛之行其治扶也戢焚舟之暴均蠲賦之恩鑿井灌畦發粟貸飢語其學舉大者豈非詩所稱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哉且先生嘗舉視民如傷一言榜諸座隅以自儆夫視民如傷者文王之所以惠鮮鰥寡懷保萬民而先生誦法聖訓懸之心目之間也如此此其爲聖人之徒而經術吏治卓乎古循良之選也欽惟我

皇上如天之仁智周道濟四海之內羣生和而萬物殖而聖慈宏大又恐一夫一婦或不與被堯舜之澤雍正二年特頒諭旨命直省照京師例建立普濟堂以贍無告此誠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聖心凡百有位苟不能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其何以副

詔命慰黎元而况蒞賢者過化之區朝夕出入其治事之堂扶之臺洎之水甘棠在焉而座右之銘目若無覩也者如負職何如負古人何若周令者其闡明道先生之風而起者乎堂建於天寧寺之後厥址隆然築舍凡十五楹所覈無告者入焉後此則繼續以進而所居益式廓之是役令以五十金創而邑之紳士商民咸奮曰是吾儕事也其忍辭於是醵金得三百九十兩堂之費一百五十五兩有奇而以二百三十兩權子母千質庫目前授食取之令所捐五

十金差足利賴我熒黎矣邑人口未也有初鮮終其何以計長久於是衆捐地三百六十八畝而貢生張世太義民鄒英楊公義數尤多噫是何其樂善之心之再三而不竭而忠厚長者之意徧於人人耶抑豈明道之言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邦固大賢之所漸摩而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者耶先是令核邑孤貧一百五十三名其能作勞以活者別爲區處而堂所入一十四名口至是生息益裕凡民無告者疾病醫藥葬埋之資皆具而餘則以及其他貧民之不給者焉今而後普濟之義其告厥成矣抑余有念明道之至扶也嘗經畫溝洫開設學校未成而

去先生惜焉夫利民之政患在不知知矣患不爲爲之而
或成或否又有數存乎其間若茲堂之爲而成成而可久
者其尤先生之所心許乎知扶溝者之幸亦余之幸也周
令名鉉大興縣人尉孫檉福建人其樂輸紳士商民備勒
碑陰以附不朽

張世太等捐入地畝乾隆
元年奉勅書還本土

建八蜡祠碑記

扶溝 周 鉉

古昔聖王以神道設教凡有功于民社之神無不載在祀
典禮記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郵表畷六防
北冰庸八貓虎教民春祈秋報以重農報本也延及後世
畧焉不講我大中丞尹公治豫慨然有復古之志於是濬

渠築規勸農課桑利民之政次第備舉因徧飭州縣各立
八蜡祠以報順成嗚呼盛哉是誠仰體

聖天子愛民若赤之鴻庥也余旣忝斯土敢不承宣德意當卽
捐俸創始相度基址鳩工庀材而邑之紳士商民遂交相
勸勉接踵樂輸乃構正宇三間大門一座飾以繪綵繚以
周垣工肇於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落成於五月初四
日巍煥整肅祀典聿新自茲以往時和年豐民安物阜感
神靈福庇之弘慈卽無不歌頌尹公教民之德意也因鐫
捐輸紳士商民之姓名於後而爲之記

孝子記

李維清 扶藹

張廣學扶溝張文顯之子也少未習書家貧甚父病思肉無所得割股以進病遂愈夫不忍拂親所思可謂養志矣父疾果愈亦豈惜傷體乎張子雖愚孝哉要亦愛親之意出於至誠而發於不自禁豈暇徘徊瞻顧耶邑侯周君據士民之請給封股孝親匾額旌其門後乾隆八年闔村火災左右百餘家俱灰燼而廣學茅屋數椽巋然獨存君子以爲孝感所致云

西華邑侯劉公碑記

侯諱伯駘明季殉難

吳中奇

西華

德不以天下無以裨民岩節不以天下無以炳彞冊公治長平俗舊以律占稅役必先簿正繼以餉遼租庸薦繁凋

瘠罔籩富者踣財負累鴛鴦者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
公始第坵畝析戶口甄其媿惡視田之多寡以登下其賦
勿一以收責是其周於則壤之制矣供億轉輸例以委諸
編戶歲糜不貲數十甲以分應其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
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六七實倉口則填胥井百姓
無不若赴戮蜡蠲相祈以免此役也公實始定吏會之議
使度支在官不得乘緩急重困里下以醫瘡而剜肉也是
其審於輸納之便矣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寧長平之野罕
敢擊而溝壑伶仃折骨易子戶纍纍也公則平其糴以濟
之卽有儲待必出以卹餓孳因而待蘇者以億計是其

於救荒之宜矣青幘白矛之徒嘯阻市井爲窟穴遠近患
之一旦烏舉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公乃堞箕而巖邑之
誘殲渠魁穿窬拊撻抽箕踰備脅而從之者服而母問也
是其神於詰戎之算矣華俗良獄牴犖盈犴按簿要囚者
眇眇唯罪罟是充獄卽疑亦無不巧詆具之上奏畏卻銀
鍊周內民安得不在鼎也公則削木爲牘而邑庭如水焉
是其得於平允之情矣東璧數翳道術伏匿而學士落落
嘆辰星也立書院以講藝藉敦仁以具訓羽日羽月唯敵
是虞而人無不家絃而戶誦也是其宏於教育之懷矣闖
寇陷中原所在披靡墮名城殺豪傑踳踳而至探前跌後

足間踰尋薄我於累卵之際公則以死自誓城存與存城
亡與亡擱然日夕登埤以禦之是其堅於守備之志矣迨
夫援兵不至困撓孤城砲石如雨公猶冒白刃援桴鼓以
勵戍卒而鞞鞫無敢貳也矢盡力窮義不返顧北嚮再拜
從容就死是其勇於臨難之中矣嗚呼公之治嘖嘖於走
卒兒童而配食縣社矣况其大節凜然上以翼日月之光
昭回雲漢下以扶宗社庇生靈而汴流清潁間高風萬古
人人景仰於無窮也哉

西華武侯量地紀畧

前人

西華田賦代有變更宋元之間稅輕而役重然其地荒蕪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清踏地畝於是受命飲冰集黎庶而告之曰御史大夫有命矣吾當躬率華衆履畝而量之乃減騶從裹餼糧披朔風踐霜雪始於西南次第周厯境內戊子二月至東南人和寨按邑志卽古李方集離城二十五里與陳州連界寨卽前令劉伯騷破土修築爲華氏避亂以示分疆者也而寨之南北西三面沃壤皆西華之版圖近因頑梗輩恃兵主之強盤據以爲窟穴且侵占疆土包藏禍心爲謀叵測兩葉不剪後尋斧柯將奈何隨申詳兩院臺批睢陳道究理復檄許州判官何商水縣典史趙同陳州知州王暨余併州縣鄉紳士庶環集文明照舊以古來大路爲界砦集

俱屬西華而豪強侵匿之地畝復供西華賦役矣闔邑紳
衿父老相與慶曰微使君爲華正此侵疆將恐鄰邑巨猾
效尤而起蠶食茲土則華之膏腴盡矣奈民生何奈國課
何今疆界明而賠累息吾儕小民其安堵矣余謝曰守封
疆供稅賦任勞任怨皆令之責也且不敏何能爲役皆上
臺公平明斷之力也諸人又皆曰使君雖不自居其功但
今日之舉後世所遵爲畫一者也不可勒貞珉於界首
以垂永遠且以杜絕異日奸猾之復爲侵匿者遂命工鐫
石撰文以紀其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所云教者豈徒魚
麗之陣步伐之法哉蓋在于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儀以納民於軌物也故無事則聯比其居什伍其人使之
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有事則率之乘障固圉折衝禦
侮使姦宄不生心戎馬不窺郊則皆善人之爲耳西華舊
有講武堂每歲以農隙詰戎事焚蕩以來鞠爲茂草命君
武侯按舊址而興復焉不旬日告成功屬麗以爲記屬聞
諸先正邱濬曰遠方縣邑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則
足以安之矣今侯之賢遠軼召杜而壯猷則不啻方叔召
虎也其皇皇然築斯堂蓋深得教民之意而爲未雨之綢

繆使畿南有保障耳他日富民疏魯長城倚重其功寧獨
在華壤哉

新修文昌帝君殿閣記

西華王士英
訓導

今上卽位之二年詔天下郡邑所在各置社倉而民間之義塾
晨炊夕爨之資卽於社倉焉給之制甚善也會予以乙巳
歲來西華承乏廣文之署邑之士類矯矯自好不隨俗俯
仰街衢廛里之間往往閉門雜誦聲徹闐闐致足樂也去
縣二里許爲東橋集尤多種學績文之士橋之士子謀購
地而建義館焉乃以事合其鄉之人士庶咸集有從座攘
袂而起者曰生逢聖世而不思刮垢磨光旁搜遠紹陋也

濟以邑父母之甄陶而不克洗心滌慮誦詩讀書悖也義館其容已乎僉曰諾則又曰館之建以興學也然必建明神之閣以臨之則其志始肅建閣而非祀文昌帝君其又奚宜僉曰諾爰是合錢於銛合材於涂卜基于橋之良隅庀材鳩工度地之廣袤而創殿閣焉其制宏遠其爲狀也聳擢而靚深經始於雍正丁未之三月落成則其秋七月也蓋是時社倉之成久矣胡子澗者以記事之文來請余廢學日久然猶樂進後昆而教之聞斯役也忭舞踊溢盟囑終日其能已於言乎方今禮樂修明文教蔚興士生斯世鮮不骨騰肉飛思自奮於功名矣然丹漆弗勤朴斲終

負柳子厚有言欲報國恩惟有文章余每誦此言未嘗不
慚汗也旋觀斯閣之建赫眎紅敞講室書堂取次就理士
之登斯堂者體清心遠晝詠宵興恢恢乎文章之苑囿風
雅之藪澤也傳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班孟堅云英俊之
域紱冕所興我知四方之彥將有攀龍鱗而附鳳翼者其
不獨以層樓峻閣誇結構之功炫金碧之觀而已也抑又
聞之帝君者文章之權衡禍福之樞機也書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諸生之肄業于茲也無悞愆無
號呼無威惕而利疚則冥漠之中帝君必呵護而扶持之
其抑操苟容口鬼魅而心屠沽者無與焉詩不云乎無曰

不顯莫予云觀帝君觀之矣盼蠻儿筵之間神明斯在登
斯閣者瞻顧徬徨可自己乎諸生而釋余言也懷文抱質
蔚爲名儒蹈德詠仁潤色鴻業葉所謂郡縣之學徒以聚
食者吾知免矣不則行尸走肉徒爲治世之頑民而已是
豈余之所望于諸生而亦豈諸生之所以自命者哉余觀
田水月之記長春祀也以爲帝君令苜涿父子爲其作殿
自扁曰霄霞自爲之文而自書之余以時邁齒耄之年染
翰伸紙曾不獲邀帝君之惠焉則何歟若夫是修是葺俾
勿隕墜此繼起者之責亦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畧焉者也

捐輸義田記

西華
吳大燁

華邑向有學田而無義田學田始於明萬歷間里人趙唐所捐明季荒亂滄桑之際湮沒無存而義田之創則雍正七年十月內邑紳李君大耀所捐也李君之捐義田也詞稱故父名茹芳本邑庠生曾讀書黌序諸生中膏火不給者每分所有給之後援例授光祿典簿常欲輸已土爲本學義田稍助貧士課資兼奉師長齋盤有願未遂今請捐地以承先志第非比在官學田登之憲籍公之通省者不敢聞諸上憲惟祈行學查收糧歸本學承辦庶父志得伸而義田可永焉余曰昌黎謂川流澤止止者淳蓄而不竭君將淳蓄於鄉校中乎君行誼旣美名不可以不揚應上

其事於制府李君曰此余先人所欲爲謹述先志不敢逾
尺寸且區區數畝尤不願以邀名譽也爰從其請牒學履
畝收辦訖李君又濬田之溝渠以防水澇利永久余喟然
謂司訓王君曰李君尊人因當日尊師取友之誼而推及
無窮之師友德意何厚哉李君純孝更足法也親志所在
日夕不忘輸已不吝而又弗市美名計深慮遠惟惻惻以
先人之心爲心則凡所以曲體親志於茲可想今逢

聖天子躬行大孝首風諭海內士庶以敦孝悌重人倫若李君
者直孝思不置者乎多士當推而廣之以錫其類見孝子
菽粟益勵其行夫豈尋常壺殮之惠哉王君曰然王君才

品超邁以文行率拔膺薦舉時兼攝教諭事表率多士如
安定言行而身化之凡鉅細規畫精密不苟後之師儒秉
鐸更以王君爲的其助流政教何如乎因記李氏義田併
及之

改建名宦鄉賢二祠記

西華李南
教諭

華邑箕子之遺封也故城號箕城城之東南隅其勢最高
號箕子臺有箕子祠在焉建學於臺之巔倫堂前爲文廟
堂後卽箕子祠其名宦鄉賢二祠卽箕子祠之兩廡每祭
箕子分祭名宦鄉賢誤矣按廟制名宦鄉賢之設以其生
前居宦有功居鄉有德均無愧於聖門故由兩廡而降祠

祀於戟門之外一以報其功德一以鼓勵後人使後之人
廟者觸目警心知居宦居鄉當如是也今以名宦鄉賢從
祀箕子於廟制祀典一無所取安用此二祠爲余職司掌
學有講明禮制之責故於蒞任之始卽指其失但位卑言
輕信從者鮮己未夏四月山右介公來宰是邑德高望重
一呼而響應焉閱明年鄉飲正賓李君大耀獨力捐建二
祠於戟門之外華邑自此始知二祠應在文廟前人之安
侑旣得其所後人亦有所觀感而興俱於李君賴之李君
亦賢矣哉是爲記

創建張公祠記

前人

唐有張公藝者九世同居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載在史冊俱謂山東壽張人庠生李璣以爲壽張後之所遷其先實居華邑之倉門村村有顧會臺卽高宗駐蹕之所又有書院今業儒張志忠其三十一世孫也所居卽書院遺址與李生居相接李生因約同人建祠而祀之祠成請記於余余考之邑乘雖無所據然李生之爲此舉非甚無謂也其生平行事大約以忍讓爲先今者年近八旬好學不倦教子課孫與兩弟甚相友愛其子弟諸孫遵其家法類皆和睦以處宗黨者也想亦有見於同室操戈勢若仇敵思以一身

挽之而不能因托之張公以風世與
公等也而功則倍之矣後之登斯堂
者思張公益思李生
云是爲記

義學修脯捐資碑記

爾水
李新猷

書院之設原以教育英才俾成人少
子共底於有德有造
之域以爲我

國家棧樸菁莪之助也戊午春余由滋
陽學官來尹茲土知
澱川書院爲前令王公夔龍牟公繩
祖張公淑載建內講
堂五書樓三左右齋房六門墻厨竈
具焉厥地之宜可容
學子數十人而且黌宮臨其東北奎
閣峙其東南風送荷

香囊人衣裾余徘徊其間深幸作人之有地顧以乏修脯
資師友缺如爲可惜也會邑紳李震普慨捐百餘金始得
師友一堂有所指授未幾震普歿其介弟震興與堂弟郊
堂姪樹勳歲捐百金以佐余所不逮教育之賴以不廢者
閱三載矣顧歲歲議捐事難經久辛酉夏聚邑紳士謀所
以爲經久計者余捐俸五十金以爲倡紳士皆翕然樂從
計捐六百七十有五金請於上官給典商生息每歲應入
百二十兩有奇以作修脯之資諒不至於匱乏余復捐修
門房三間招蒼頭居之司啟閉供掃除一切器用無少缺
焉從此延師授徒肄業其中余得於簿書之暇時加考校

將文風丕振英賢輩出誰謂

聖天子興賢育才之化不下逮小邑耶憶余秉鐸滋陽時樂與
士子講道論文一時從遊者接踵而至歌鹿鳴者十有一
題雁塔者四英英露爽次第而青其衿者指不勝屈然則
商之人士造就於書院中者詎無春華秋實蔚然可觀者
出而備一時之選歟則卽以今之商水作昔之滋陽觀何
不可哉雖然猶有慮夫作人固貴有善地而整飭不能不
待乎人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亦事之未可料者
爰具其始末勒之貞珉以告後之尹茲土及紳士之生長
於此地者又烏知來者不且踵斯舉而光大之耶是爲記

重修玉皇閣碑記

南水張越

曰明日且胥在覆幬之下何人不當事天何日不當敬天而郊焉而格必歸之九重之聖人下此者不得舉行而所得舉而行之者又未知能格焉否是知分不可僭誠不容僞禮與理然也帝者天之主宰而舉世稱爲玉皇因道家昊天金闕之說也且從而像之天可得而像像而如見之者必其秉二氣五行之秀躬有令德沒爲明神生何代居何地靈爽何狀人思之弗諼爰摹而垂之永永其貌之肖不肖固無論也帝則豈同血氣之倫受形於宇宙有姓名時地之可稽又豈以瑰奇之跡震蕩人見聞乃以博削糝

繪範其官骸施之彩碧被以冕服建祠宇而奉焉俾氓婦稚咸得禱謁而不限以時此不待知者而知其無徵於禮不察夫理者也雖然人無日不戴天無日不知天之爲帝而泄泄然幾於忘之則以清虛寥廓未見有鑿茲而臨於其上者卽欲敬事而無由也若夫矮巷之間磚甃數重廣袤以深均不及尋丈其卑隘不容俎豆製土木尺許號之曰神則人見之而心凜矣傾城辦香或牲酒祈佑進而郡邑嶽瀆之祀與凡衆祠百物謂其各有專司於冥冥者神倍尊人見之心亦倍凜况夫極之於帝尊莫與京瞻拜之際卽至愚不肖有不肅然以恭竦然以懼者乎斯時也

爲善之心不覺自萌爲惡之心亦暫而息矣然則今天下
之稱曰玉皇而像之不可謂其意不本於敬天而欲勸善
而沮惡也郭東里許故有玉皇閣明隆慶初邑民顧珠所
創建閣之前後暨兩廡屋凡若干楹列若干像自玉皇而
下多祀明神兼崇二氏又作書院若干楹以待來學者買
地庀材工費頗鉅其詳具蕭君所爲記中閱時旣久漸就
圯剝道士吳清元募而重葺之制無減於昔惟所謂書院
者無存焉經始於壬辰仲冬閱五稔迄戊戌孟春而告竣
祈文於余余嘉珠之意而多住持與諸襄事者之功不以
不文辭舊額曰玉皇閣三官殿碑記今不列三官者統以

尊也書而俾勒諸石

重建玉皇閣記

黃修性商水

邠東玉皇閣由來舊矣前朝盛時閭左殷富歲時伏臘鄉人之祈報者靡不牽羊獻醴奏鼓吹竽以答靈貺父老猶能傳其遺事焉辛巳壬午世變滄桑中原鼎沸兵燹之餘祠宇日圯而住持者亦相率亡去曩昔之盛遂成往事王君諱某者惻然念之倡議重修會衲僧某來棲於此雅稱同心歷四十餘載而廊廡寮厨椽楹櫺檻次第修葺是閣重建於丙戌之秋輪奐塗艘煥然維新蓋較前爲愈盛云嗚乎天下之變遷淪毀豈皆積劫之不可救耶盛極而衰

衰極而復盛陰陽消息之理所固然也恃有人焉以倡之而後衆志以奮廢者以興不獨一閣爲然也然天下之變遷淪毀終於不可復者若驪山之館太液之池封君世家之宮室園陵亦已多矣曾不得如是閣者重而新之此閣與人所以可並傳不朽也興言及此感慨係之矣

重修鍾鍾倉關帝廟記

郭苞

商水

地名鍾鍾不知昉自何時其左偏有關帝神祠在焉及閱縣志恍然知斯地之所由名且以悲帝君之志之未也就也當蜀漢後帝炎興元年魏遣司隸校尉鍾西將軍鍾會大舉入寇渡河南下駐師於此後人踵其遺事因名其地曰

鍾鎮云子想夫三國鼎峙曹魏北據中原先主跨有荆益
帝君與會分事二主當是時也非魏併蜀卽蜀吞魏丞相
亮所謂漢賊不兩立者也帝君始識先主於草莽卽慨然
欲舉中原而擴清之收高光之大權而還之先主其志念
深矣迹夫樊之役帝君蹙曹仁於危于禁就擒龐德授首
餘威震乎華夏豈不足以奪曹瞞之魄哉使天祚炎劉帝
君克成大功則雍梁幽冀盡歸赤帝彼鍾會其人直鞭箠
使之耳方且不敢下江漢之馬何由走平陰抵劔閣且又
何由駐師於斯地哉余嘗憇帝君之祠憑弔往古慨然思
此地之所由名不禁低徊太息因以悲帝君之志之未就

也抑又有說鍾會設謀動衆戕民鋒鏑自謂不世之功身
未受賞先赤其族帝君英靈應爲含笑徒留駐師之名至
今掛人齒頰若帝君大節昭昭炳如日星雖大功未就而
千古凜凜有生氣生而爲人歿而爲神固其宜也豈鍾司
隸所可與之較長短耶土人立廟於茲或亦有感於斯夫
積年久遠風雨頽壞監生郭啟宇等及住持僧某目擊心
傷糾合附近居民共出貲財改建而重新之落成後欲勒
石以垂不朽因素記於余余思此地之所由名未必無因
也錄是以爲之記

重修高祖祠碑記

前人

自古在昔先民有言凡有功德於民者必百世祀之所以
示報也潞川縣治之西南四十里許地名曰唐鎮廟詢之
土人曰高祖祠也其言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夫高
祖以匹夫崛起豐沛握赤符斬白蛇提三尺劍誅無道秦
其天關也除秦苛政約法三章與民更始追文景之世比
隆三代豈非其垂統者善與廟祀千禩固其宜矣顧茲地
非都邑閭閻氓庶上祀先皇或者以爲非宜是又不然蓋
嘗披覽輿圖考之史冊當其受命懷王牧馬秦關義旗西
指固嘗屯集斯地而士民安堵雞犬無驚寬大之恩易見
于倒懸之日故其地之民感其德指其地曰此我高皇帝

駐蹕處也建廟而祀之以誌不忘亦人情報德之所宜然也夫思召公者愛甘棠德高祖者憶所經故余疑唐鎮之名未必非訛棠爲唐而世遠年湮不得不以疑傳疑云爾茲廟也自漢及今幾二千年前之增修者不知幾人而相輪折缺殿宇摧頽又見于今茲甚非所以崇德報功之意也居民王楨靳成禮等各捐貲財共襄盛事落成之日礮臯亭之石而俾予爲辭因書數語以爲之記

古埂碑記

程文耀

商水

縣治西鄙交華邑界有古埂一道南北橫亘迤邐若長坂然人共知其非水道久矣至埂西有戴家窪形如金底天

地設固從來積水之區也乃華邑人久欲徹窪水以

耕種遂假淨溝控控開渠不奉閩會擅闢古堦竟使兩邑
封疆頓成沙渚鄰人膏腴險為澤國情理既乖搆訟滋起
自戊申以及癸丑歷年六公驗九官更十七前後勘奪現
有成案批填批修若合符節尋經河道批委陳州兩行親
勘具寔詳覆遂蒙上允檄飭華民府所控新溝盡行填塞
所闢古堦立為修築而數年之案子是乎結此非一人之
慶寔兩邑之福也但慮歲序乘除往事易湮一時泯迹姑
博長厚之名百年無傳徒滋釁隙之搆爰勒於石以垂不
朽庶乎世世子孫服疇食德鄰邑姻婭一視同仁將鼠牙

雀角之端息而媵睦任恤之誼敦胥在此一碑矣顧碑不
建於堦而置之寺中者無他亦以記敘不誣寔望羣神共
鑒云尔雍正十年季冬譚莊地方居民程文耀等公稟官
立碑於焦城寺內

文昌宮記

項城 顧芳宗
令

梓潼帝君乃人文之司命故士大夫尊崇之敬奉之不與
他神廟等項邑黌宮之左有文昌閣為明饒陽田公所建
閣面陽雉堞為屏滙水為池左望晨鍾之樓右拂類林之
樹規模軒暢洵為大觀舊有奎星樓不與文昌帝君陪祀
今傾圮無有先是項邑文儒寥寥既建文昌閣甲第遂

起寇於雒下神力之助蓋足徵也自後豕蛇荆綦烏鼠風
雨鍾樓頽廢孤閣僅存垂四十載余之出宰是邦也淮以
疎拙與吏民相安因就俗之淳審時之急興修扶植少裨
百一以塞尸素之羞惟是道際右文

國家以作人爲重邇年來多土方蒸蒸濟濟期爲國楨幹伊
唔絃誦之聲遍境矣余何能翼之上青雲擊之奮天潢乎
意惟文昌奎星之神庶默有以祐之由是公餘之暇時詣
文昌閣亟圖修葺之恢宏之復知奎星失奉之狀乃集衆
議以丙寅歲建奎樓於閣之前而陪祀之且與城之鐘樓
并議復建亦相傳望氣者迎東南佳氣以振興人文之說

而闔邑先生父老聞而善之凡鳩工庀材總出於樂輸故財雖費而不傷工雖勤而不勞是歲十一月先後告竣閣制舊頗簡樸從而增飾之皆高欲齊雲仰可摘星朱楹畫棟雕櫺曲檻爛然如朝霞樓中塑奎星像北面相對天漢光芒而後人之瞻斯樓閣者靄若文光紫氣照射凝蔚項之人文必將大獲神之佑也哉更可喜者余久有立義學之舉審度地宜未之得也閣傍有隙地爲張秀才家業今慨然助焉并可以建義學使後學者又得親近照被云爾

項城縣新修明倫堂記

前人

芳宗旣治項城之九年項城縣之聖廟落成每春秋二仲

暨月朔望率師生子弟祭拜於其下見其廟貌巍煥祠廡
整齊樂師工歌鞞聲寥亮也顧而嘆曰此廟之未修自前
令鈕公開工重建未幾而以內艱未得畢事也今幸而果
成矣勒石以記其事越康熙三十一年遇太祭諸生畢集進
而謂芳宗曰聖廟旣得輝煌矣明倫堂不修必頽圯也昔
人謂學校爲王政之本予衿每月吉集議邑大事其何地
以言芳宗曰蕞爾項學余不佞妄舉修葺力已竭今得幾
年休息而諸子弟以明倫堂講庶得俟夢有成而後梓材
丹雘或具也吾聞之古者九年而後入大學學則三代其
之者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

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爲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故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卿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焉五家之黨則黨正屬其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尚齒焉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乃曰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長幼焉故嚮晦宴息皆學之時暗室屋漏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夜而有爲計過也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也知無事之非學則細行必謹小物無遺也其典有五則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其德有四則仁義禮智人能充其德之所
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矣自唐虞
以至三代莫不有是教更於教人之地設官以董蒞之明
倫一堂當不俟今日而當脩矣在宋儒朱熹有曰天生斯
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夫婦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
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是故放
伐興而君臣之道衰私財積而父子之恩絕棠棣歌而兄
弟之情乖谷風作而朋友之誼息新臺作而夫婦之義亂
朱子爲是書明倫堂於其學者凡以爲此也至今明倫堂

三字皆曰新安朱熹書云今子衿而啟余以堂修也余何說之可辭哉於是嚮學師某某曰是役也用材若干金鍊若干磚甃瓦石若干丹漆若干余任之進子弟而言曰凡爲人臣者無不忠爲人子者無不孝爲人弟者無不恭爲人朋友與夫婦者無不信不和也凡茲秀者升諸塾德者高其行日有課而月有成考之以詩書六藝之文試之以忠信禮義之本成於鄉而後達之國修於家而後立於朝彬彬焉忠臣也孝子難弟也良友也貞夫義婦也明倫堂於是有美報焉乃於康熙三十年告成功而飾以丹雘者知縣上虞顧芳宗也是爲記

重修南頓光武廟記

前人

循澗河而北爲南頓南頓古項子國也澗水分汝水而得
名是澗亦承流而接源矣汝水從天息而下入襄城爲沙
河舞陽從雲莊塞汝故道澗洞曲折澗激盤紆而滙於澗
其地則磅礴鬱積蜿蜒而爲邱南頓在昔一都會也背枕
太皞之墟左倚顛項之國耿亳在指顧下古帝王多出其
間東漢世祖光武皇帝乃鍾毓其靈而產之者矣後世弔
古君子思武備者則瞻馬武之營懷隱淪者則憇嚴光之
野而忠義一冢儼然高紀信之節知興王之自而光武之
廟又不知何時而創焉也爰考舊志云光武廟在宋有項

城令江淳裕重建至明有民韓得春重修在永樂六年是明初尚有光武廟卽宋江令所修是也至明盛商人汪恪捐貲二千兩增修在嘉靖改元時又捐銀六十兩置地六十五畝在廟周圍是永樂時所修光武廟從此而廣增之且舊無其地而後更得有其地矣細觀其四至之臬照及後令何公之詳請與學使祭典之牲帛禮生之奠獻彬彬乎有其文也雖勝國兵火廟貌稍圯守土者又何忍過而怠其問焉顧芳宗曰是廟也前之人落成於何時後之人獨不能落成於何日乎余雖未得爲之經營於其始也獨不能踵事增華於其繼哉重修之舉是余之責也夫是余

之責也夫乃設祭祀躬往肅奠更招土著詢其詳明適有
民曰汪球汪斯岳汪澄者歷階而升稽首以告曰球等乃
恪之裔孫也球先人捐修於此二百餘年子若孫思其肯
堂獨不克爲之肯構賢大尹旣爲之倡首愚黔首甘爲之
續貂可乎余欣然嘉其志大其事得自康熙二十八年壬
二十九年三月大閣落成其祭典一遵舊制捐地四至丈
清仍命汪氏主之隨後漸以觀成也更招居民而謂之曰
天下之事在乎其所爲而已余讀班固漢書見長沙定王
發一事帝酒後幸唐姬生發後卽封發於長沙卑濕之地
以薄其母也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子爲纘爲仲爲秀

秀蓋欽所生於南頓縣舍者續起兵於春陵秀絳衣大冠
合新市平林之兵於鄢城定陵間與尋邑兵戰感風雷屋
瓦之震何其雄烈哉及更始殺續秀深自引過不伐昆陽
之功又何其隱忍耶至鄧禹以天時人事而觀自知帝王
大業非凡夫所任又何其功德歟及引被涕泣酒肉不御
之時又豈赤眉劉盆子輩之所得同日語乎則銅馬蕭王
已關東漢十二帝之靈矣迨至乘馬歷鴉路過扳倒井觀
其戰壘又未嘗不寒心也中興之功獨漢爲盛廟祀百世
必自南頓始矣夫繼述子孫之大業也光武繼高祖之志
述豐沛之事起於南頓召父老而復其地今球等繼汪恪

之志述南頓之事大興土木而令先人之功於不墜焉在
恪與球者非卽當年大酺之父老乎時余以內艱去項不
得與球也其襄其事以董其成聊述廟祀之所聞見者以
大建武之功業以嘉汪氏之子孫云

項城縣重建察院記

前人

古者天子巡狩則必有行在之宮所至之國其主親監之
至於王使亦必官正滄事上卿監之故其令曰清風至而
修城郭宮室此皆先王之教官司之所有事也自巡狩之
禮廢而天子不清問王使不下詢於是有代巡之命迄今
裏行員缺御史不行郊郡國不復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

開闢厚其墻垣以待往來之客至則是先朝之所治以待
御史臺者亦頽敝莫理焉項城舊有察院在縣治之東典
史黃忠正統二年所創起者也項邑褊小典史官微其事
不請於堂官其工不計於里閭而慨然典莫大之役使後
世傳頌之必其時來往之繁賓客之擾苦之民舍者必重
且難乃敢曰收爾場功荷爾畚揭營室之中土功伊始以
毋貽人議也假此而可緩何隆慶元年知縣魏勲循厥舊
所重修而丹雘之至萬歷元年知縣賈明遠復爲之添建
抱享較前之營治者而更恢宏之若此其竭厥心力也若
宗來治項邑在康熙之二十二年猶目擊其棟宇頽圯磚

埴破碎而無能扶之翼之從而肯搆之遽今年學宮旣理
溝洫旣清城郭完固而農事有成也謂此屋之不脩假四
方之賓來闕尹以告問司里之授館曰平易道路者何若
填館宮室者何若使行人而有辭焉其將何辭以對芳宗
聞之踵事者身之職也增華者心之私也縱不能踵事以
增華又安能舍舊而圖新乎爲問昔之尉何以創始而令
終昔之令何以因人而補缺今吾作邑於斯而無所表見
於其中是廢前人之遺以待後人之治者且勿辭假有遠
駕至止使燥濕不時以暴露其阜鵬廐庫不慎以容納其
車馬我實不德而不能揖大賓之至如歸也是吾罪也乃

於三十一年之吉乃命詹人著蔡克從爰告史氏心野朝
覲司里卜嘏土德克諧匠氏運斤木工執役巧人塗墍繪
師丹堊一年之內重門洞開庭軒爽朗楹杙虹棗棟杗雲
指錦摘椽栿繡布檐檻舊基煥新濶狹如一攬衣升堂曳
裾接武穿廊縱步張拱舒翼涉階累級藻井爛光窈冥深
邃燭炬斗明郁公饌設侯饍飯陳較之舊制不爭尺寸進
紳士耆老而落之皆曰昔之所以肅事者積勝國三百年
之餘力而茲之所以飾恭者幾賴然其畫一矣異日者使
裏行之官既復有冠鐵冠衣繡衣乘驄馬執阜囊者過而
曰吾蘭臺直指風采自在人間誰爲此署者更有替白筆

立花磚蹈道依仁供奉埽下者過而曰吾出從天上棲鳳閣之南在行馬之外更頓有此署者庶華不見繁素不見樸差拾遺補過而已郵亭之宿不幾令烏栢松廳分隸六察云於其成也而爲文以紀其事計中廳三間東西廊房各三間儀門一間大門三間穿廊三楹後堂五間書吏房三間廚房三間共計二十五間周匝垣墻如舊

項城縣新開溝渠記

前八

顧芳宗曰水之爲利也甚矣哉治東南者有東南之水利治西北者有西北之水利中州當天下之中其水利尤宜講究焉昔程子治扶溝數年之內諄諄以水利爲急豈一

邑之大獨水爲亟亟乎其意蓋謂儒者以生民爲先故生民莫先於農工而召父杜母之至今傳者無過此溝渠爲最然項汝之下流也境西則有上蔡召之事則在南陽杜之事亦在南陽彼時汝潁皆在南陽之治至今循治蹟者杜溝猶接包河而上遊矣水之有包河猶昔之汝河也自舞陽塞雲莊而汝水未循故道直從襄城郟縣而爲沙河矣汝南茲日之繞粟洲而名懸瓠城者止僅因槎枒一山分爲濯澱諸流而直謂之汝水矣項城由縣北七十里自潁岐口與沙河水分流經南頓丁村集直溝頭受婁隄河水東入沈邱界而城內虹河縣南石橋俱由新橋下達死

河口入潁水至潁州與沙河水合者卽今洪河爲舊汝水者也由縣北三里自廣陽陂發源平地突出漚爲巨浸爲戚家橋至徐家橋北關三里橋至東關三里橋經閻氏瓦房莊高家橋經營房莊至許家橋循夏家橋入新橋河長竟四十餘里其間又有水勢衝突復開小溝從許家橋岔出牛家橋亦入新橋河者此爲北新河之水入潁合沙河之流爲一大水是也由縣南三十里自清靜陂由大江嘴下閻家橋至曹家橋下李家橋至小王橋歷韓劉橋吳四橋南入小洪河抵楊埠大河者此爲南新河之水爲項城一大水是也其間如洪七溝橫絲溝官溝之在縣東北者

或入沙河或入小潁河有碑已記之矣如丁村之北陂溝
二道或長七里或長六里婁隄劉家溝之長十五里時家
橋淤泥河之長八里自商水西北而來者分五道自廣陽
陂楊家集者分二道經高坵會新橋楊家集經孫灣店入
城出虹河金雞冢會新橋自上蔡下三張店繞馬莊店亦
會新橋入潁項城營水亦入潁此則項城諸水之大勢矣
芳宗自康熙二十二年任項所日夕履導經歷而爲項疏
濬排決以有此者也然南北二新河爲項最大水考之舊
志詢之父老前者水患苦民極矣明萬歷二年知縣賈明
遠創爲二河而民便之夫旣便之矣則水之爲利必也水

之爲利可必則水之爲害又不可必哉芳宗曰水之爲利
大矣哉然而利之所在卽害之所依而害之所在又爲利
之所趨此言通之則爲利塞之則爲害也假

天子

一旦下龍節而詢召杜之墟則必曰通之爲是矣苟因民

謠而究鴻隙之怨問翟方進之罪則又曰通之之爲非矣
假通之爲是班固何以循莽而咎方進之悞旣通之爲非
杜預何以繼召杜而專疏鑿之功是非之關然亦有時勢
之伏歟夫天下斷未有淤者之爲利而通者之爲害也不
然繼禹貢而作者善長不必爲註水經續河渠而書者孟
堅不必爲之志溝洫也苟他日下明詔而補水經則項城

之涓滴自不須輶軒之再適矣余芳宗敢循明遠之跡而任行之累年於是乎有成

柳行新溝橋碑記

前人

余自承乏項邑履其境風俗朴茂士多汗萊人難衣食心竊憫之間於簿書之暇進士夫耆老而問之曰若屬何病而至於斯僉曰項巖邑也柳澤國也勝國時舊志以河決沒於水爰徙今治虹河跨其南樓堤繞其北沙河據其上游由沙河分派而匯流者爲港河爲澱河兼之湖陂浩淼錯雜於其間可耕者什不得三焉可漁者什且得七焉故茹草木啖魚鰕鳩面鵠形所由來也余聞之莞然應曰若

患水乎獨不聞鴻陂之在汝南者壤相接也廢之則詎以
歌修之則食其利又何以稱焉此非若儕之責而吾輩司
民社者之責也於是循阡陌訪故渠講水利疏之濬之相
其高下因其勢而利導之地下者宜爲溝瀆河者宜爲閘
便樵蘇者宜爲杠通輿騎者宜爲梁四境父老子弟靡不
踴躍荷鍤次第就舉而縣治東北瀕柳行而上之有菱角
湖有老牛愁坡奔流湍激由尹家橋東折入官溝而下達
於河余察其爲衆流之深也東以官溝而虞其莫受也遂
於尹家橋之右別浚溝而南以殺其勢作爲水門因時啟
閉向之洶湧澎湃而來者或亦駸駸乎少霽其怒矣第不

爲橋梁以達行旅俾寒裳者興蹙不幾興利甚夥而遺憂
方大耶爰出俸餘以爲之倡鄉人士樂輸以董其成工甫
竣延袤合度華表聳峙居人請數言勒石以誌不朽余仍
莞然應之曰此吾司民社者分內事也我勿爾虞爾勿我
德何以文爲特述其工之始末有如此云

項城縣二賢尹祠堂記

舒逢吉

語曰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夫廉吏何不可爲之有然其
所以爲之者必能自信於已而後可以信之於人更能信
於當時卽能取信於百世余讀漢史見大司農朱邑桐鄉
紀事邑曾爲桐鄉魯夫有善政桐鄉人敬之及邑爲大司

嘗曰桐鄉之人祀我是邑不信於其子孫而能信於鄉之人者爲其政可百世故其信於百世者卽其可信於當時者也逢吉楚愴也爲東西南北之人徧覽名山大川以壯文章之氣壬申自南陽來新蔡癸酉又從新蔡至項城寓城東南文昌閣之後院有項城進士王君耿言孝廉韓君淵聞余來卽同其素交者張君渤高君應昌黃君暹吳君君寅暨父老張思忠等訪余而燕笑焉乃坐久於旅舍舍有二像皆衣冠危坐左右侍立有捧印持扇者若胥徒敬畏狀余指左位烏紗銀帶絳服灘鵝豐頤而垂耳者曰茲何人者皆曰茲萬歷間項令繞陽田公惟嘉也項人

感其德肖像立祠於閣因文昌閣始於田尹也復指右位
頂帶朝服襲以灘鴻和氣而美姿者曰茲何人皆曰茲康
熙間項令上虞顧公芳宗也項人戴其德亦肖像於其祠
與田公配祀以報文昌閣之所由修余曰茲二公者僅以
一閣遂享祀若此歟曰未盡也曰其政可得聞乎曰田公
政事多歷今將百年其事難槩舉如耕鑿教訓至今人言
之其前後有瑞蓮麥秀之兆曷去諸曰政成得行取歷官
至大家宰云若顧公則可歷歷而誌其政事也其大者莫
過於學宮項學大成殿自進士張宏志及前令張應宏鈕
琇修理後將頽也而顧公重修之自兩廡而下爲戟門爲

泮池爲櫺星自啟聖祠而出爲名宦爲鄉賢爲明倫堂爲東西齋房儀門教諭訓導二宅餘外置義學義田爲月課生童之具且大修邑志并前令田惟嘉所建東南方之文昌閣魁星樓煥然一新於是嘉靖萬歷及張祠德池所產一莖雙華之蓮於康熙二十三年一莖雙萼復產於虹河之內也又其大者莫過於撫字顧公於朔望必講約若溝渠之開荒蕪之墾絕苞苴之援而督羨耗之禁故隍廟修蜡祠建訟無贖錢而疑獄立辨且若濠梁通車輛便孔道之四至履唐衢焉所謂私人不用而徭役已清也假使天災流行水旱接臻亦無可若何幸者禳蝗而蝗不入境瘡

河而水不爲災雲樓鐘樓挺然天半矣廟祀壇壝肅然神
在矣妖孽退而禎祥興於康熙二十四年南頓之九穗復
產於縣西之孫家灣張堪之秀兩岐復見於劉鍤之家而
黍穀又效尤而生焉此豈人力之所及歟抑亦天有以相
之也無何而又以內艱去紳士父老乃聚於閣下商所以
祠之曰與其專祠以奉之盍若共祠以居之文昌閣非公
不能以再成也田公旣得以祠報顧公能不以祠報乎闔
邑四民歡而爲之肖像於其右云萍史氏聞而慨然起而
躍然曰項民誠知所以報德也夫余觀項志自東漢以來
劉欽而下稱名宦者可數數見至今有專祠者亦可屈指

數唐則惟李侃妻楊烈婦一祠有與夫保城之功其像與
烈火不燼也其文爲唐李習之翺所作忠義冢事不載於
范蔚宗東漢書得蔡道充因知縣王欽誥之修以文之則
二賢尹祠必有過而書其事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矣於
是王君韓君諸公率衆而言曰咨爾舒生何其謙讓不遑
如是夫舒生於上蔡則刻宋謝顯道錄於南陽則編諸葛
武侯書於新蔡又鐫張九一綠波樓詩集他如南陽汝陽
上蔡新蔡諸志皆出生手也今旣寓其中二賢尹之祠之
事胡可吝一辭舒逢吉乃再拜颺言曰詩之美君子者勳
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豈弟君子介爾景福又曰孔

曼且碩萬民是若吾知朱邑之桐鄉復再見於項城矣敬
因諸公之請而爲之記

建普濟堂碑記

制憲

王士俊

今天子御宇之十一年余以節制兩疆重念民艱細籌足民要
道於墾荒外復思鰥寡孤獨老羸疾廢之人資生無策賑
卹誠所當先要非建堂置產弗克垂諸永久爰布告郡邑
務令安集得所余將嗇縮其月俸所入而爲之倡也設有
好義樂輸者卽以邑中贏餘補邑中空乏亦無不可陳州
府屬項城縣係古項子國與江南連界地瘠民貧又形勢
卑窪恒多水患凋敝窮邑其需安輯也亦孔極矣署令劉

倣如檄襄事率衆捐輸置買物料卜城中隙地爲堂一區
周圍構屋二十間中列墻垣隔別男婦每人日給錢五文
米一升以爲食冬給棉衣以爲衣病者調之以藥亡者施
之以棺兼立義冢五畝俾生有養者死復有葬每年擇老
成殷實之人耑司其役事始於雍正十二年六月踰二月
告竣凡所措理亦旣井井矣然一時創舉慮難經久幸樂
善有同心邑中慕義生員王文光奉母命捐地三百三十
畝更有貢生閻聖言度越尋恒慨然獨捐地一千畝計歲
收籽粒已大敷堂中用度且垂諸永久而無虞矣此項民
幸也卽余所深慰也嗟乎小民生逢

陝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盛世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卽熒熒無告莫不有家室之慶
有衣食之樂蓋亦休矣今試過南頓之墟相楚重瞳所築
當日金戈鐵馬鯨擲鰲吐婦子慄慄莫安斯夕卽富民亦
歎此僑而况窮民與今城猶名項而太平已久穆然徒見
山高而水長卽貧民亦得食其土之所有養生送死恬恬
熙熙而况富民與唯

聖天子軫念民依心勞蒞屋爾窮民乃有此幸也其又可或忘
之耶因記其翔建年月及捐地畝數四至段落暨樂善姓
氏具勒碑陰

傅忠壯公祠堂碑記

藩憲趙城

公諱宗龍字仲綸雲南昆明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歷官兵部尙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殉難後加

太子少保

謚忠壯

有明懷宗之季運丁陽九流氛充熾秦晉梁楚間黎民糜爛廟堂震驚大司馬傅公以樸忠悟主起獄中授秦督總制邊軍偕保督楊文岳合兵勦賊至項城之孟家莊伏發軍潰三裨將皆奔文岳逸入項城公堅壁不動分秦兵爲兩壘與賊相持死戰十餘日糧盡矢竭夜勒軍突圍出且戰且走去項八里爲賊所執賊挾公賺城公罵賊令門者勿啟遂遇害項得賴以全嗚呼公之出關而東也賊方延蔓勢甚張謀者傳賊渡河赴汝窮追中計伏起林莽間

一時風聲鶴唳各營瓦解兔脫豕犇而公整餘卒六千人
轉鬪重圍中死無二志泊乎力窮被執霜刃披胸雪戟夾
脰猶噴血罵賊以寃孤城公之大節凜凜可與張睢陽顏
常山頡頏鼎峙諡曰忠壯豈虛也哉公滇之昆明人余爲
鄉後進曾於明史中讀公傳肅然起敬今奉

命旬宣豫省項爲豫之屬邑邑令錢君國寶亦滇人也因囑其
考核志乘并訪公逸事有無流傳故老者項爲公騎箕地
魂魄猶應滯此且公有全項功亦宜有血食而承平百年
罕有知其事者以公非守土官亦未祀名宦祠中伏念我
朝恩德隆厚憲典昭垂凡遇忠孝大節雖在前代者例得專

祠崇祀余因詳請大中丞雅公乞爲公 題請立祠未及
上雅公內召而錢君亦以病乞休將還滬不及待奏報因
先捐俸置地一區構堂三楹崇其門閭周以垣墉祀公神
位於內其址在城東南隅虹陽書院之北三賢祠之西於
乾隆癸亥四月落成規模粗具以妥公靈爲桑梓增色爲
忠烈流芳使縉紳士民咸知公之大有造於項而尊敬尸
祝傳之奕葉永永勿替此則余與錢君之所厚望也因鐫
石志其緣起後之君子庶有所考焉

創建文昌閣碑記

沈印
李芳春

今夫風俗之淳人文之秀禮樂政教之隆豈非文治使然

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治所昭上下應之顧不重歟自古一代之興大而營立宮廟小而建置郡邑莫不取法斗極臨制八方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貴人之象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則君臣一德故郡縣之設其文昌一閣往往與隍廟並建由來舊矣考沈邱設治於弘治十二年草創之餘建置悉從簡畧今

聖天子文明之治沈邑自辛卯以後抱璞而售者寇蓋相望號爲人文淵藪其建置臺閣有助於文教者豈獨後於他邑會城南勝地一區舊有臺榭池沼爲沈人游覽之所數年

以來寢興寢廢於茲矣都人士合貲購求建文昌尊閣予
來實董厥成經始於順治十五年三月戊戌落成於八月
丙寅凡三楹架繪像於其上歲時俎豆遂爲一邑名勝
諸薦紳先生及縫掖輩屬予一言記歲月予曰文昌閣之
在沈前此未有也二百餘年之曠典待今日而舉豈偶然
哉豈偶然哉予不佞不欲侈大其說以贊揚沈邱文教而
文教在是矣慕義輸貸者生員李灼督工告成者生員朱
國才劉祖述普魁其量力捐金諸紳衿例得列之碑陰

廣惠堂碑記

制憲

王士俊

古人一夫不獲引爲己恥凡以斯民爲天子之民受之於

天我既爲天子牧養此民是卽民之父母必視民之饑若已饑視民之寒若已寒一有呼號望救者介乎其側若已身之負痛必去其苦而後卽安斯無愧焉我

皇上仁覆天下澤被萬類海隅蒼生已莫不熙熙皞皞鼓歌太平而猶

念疲癯殘疾鰥寡孤獨之輩或有向隅者

特於京師創立普濟堂令有司廣爲牧養俾勿失所

皇上如天之仁誠不忍若輩獨遺覆載之外也直省州縣向有養濟院牧令拘於成例自定額而外卽漠然不相關切余自庶常出守許冒調任祥符首先建堂牧養焚獨比以

勿代去未竟厥緒王子奉

命總制河東因令兩省州縣皆仿

京師普濟堂之制建立堂院收養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無告之民而育嬰一事亦連類並舉一時兩省士民以及閨閣婦女聞風慕義捐粟捐金及膏腴地土雲集響應踴躍恐後堂不一制亦不一名而沈邱縣則以廣惠名焉堂凡二寸有六間周圍甃以磚墻大門之前另立柵門一座榜曰廣惠堂僱工一人耑司堂中啟閉並代爲疾病者料理湯藥炊爨凡男女每名日給米一升月給錢百文冬夏以時給予衣服被席堂中藥餌及棺木咸備嗚呼沈邱之無告

窮民庶幾其無失所已乎經始於甲寅之六月落成於九月凡爲費四百緡有奇共計前後官紳商民婦女捐銀七百四十餘兩捐穀二百石捐地及價買地共六百一十九畝有零除建堂置地用過銀兩尚餘三百金付當商生息以爲堂民瞻養之費庶幾永久者考沈邱古爲沈子國文王第十一子聃季受封於此自設郡縣以來改置不一至前明弘治十七年始割陳潁項邊隅之地以成邑編戶十三里僅彈丸耳非稱殷富肥美之土俗也今邑中士民及巾幗女流一聞建堂之舉卽爭割腴產捐金捐粟通計其值不下二千餘金抑何盛也豈沈邱今日士民之心有異

於昔日之心乎蓋秉彝好德之良人人有之特聖之無以
倡之耳明乎此而凡爲有司者亦可知所從事矣是役也
首先倡捐經理其事者署沈邱縣知縣諸齋賢直隸盧龍
籍浙江餘姚人董其役者典史何大義順天大興人例得
備書凡樂輸銀穀捐買地畝數目俱附載碑陰如左堂成
請令來請記書此畀勒諸石後之官斯土者尚其留
意於斯乎時在雍正十三年辛卯次乙卯四月之下澣

重修東嶽廟碑記

霍應階

余按淮寧志東嶽行宮在郡東關外其創建不知何時康
熙甲子歲州牧蕭公重修之一時雲牖松棟金碧輝煌洵

勝果也迄今六十年風雨傾稍燕雀巢處松雲無色金碧
盡改觀矣余於壬戌歲春來守是邦展謁之下不勝時遠
人遷盛衰頓易之感因思國以民爲本民以神爲命况
天齊聖帝位冠青華主萬物生育之權躋斯民於仁壽之
域乎夫人卽不慕富貴榮利亦不自愛其生者人愛其
生卽未有不用情於主我之任者持此義以告諸郡民共
爲修葺有不起而應之者乎無如歲逢屢歉人皆艱食吾
不忍以生民之事而反勞民之生閱癸亥歲漸豐但瘡痍
之後民氣未復今年甲子大有頻書政通人和百度皆興
之候乃余心甫動而郡民王瑒等已持簿以倡捐來請嗟

乎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其信然歟余遂捐廉俸同官紳士亦相率踴躍富者捐貲貧者輸力或爲度材或爲鳩工蓋直有不約而同不令而速者於是乎廢者興之缺者補之壞者易之舊者新之不閱月而廟貌聿新非復向者傾頽之象矣今夫神民之主也民邦國之基也神得所棲則捍災錫福而民之生益得所庇矣民之生得所庇則歡忻和樂上召天休而世運賴之矣然則此舉也詎非所以奠安宇內爲萬年之

皇圖 祈鞏固哉爰勒諸石俾後之來官斯土留心生民者得以覽焉
乾隆九年歲次甲子桂月之望

厄臺記

補遺

宋曾鞏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
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
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
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困周公有管蔡
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
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
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
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絃歌不改常性及犯

園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聖曰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于時民不否迤于世民不泰也否則否于一時泰則泰于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陳州府志卷之二十六終